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社 會 主 義 史

(三)

列 德 萊 著

沈 嗣 莊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社會主義史

明德著
沈韻譯

進步書局發行

第十八章 費邊社會主義

費邊社概論

【一個逐漸平和的轉移】英國因經過了這許多新的運動，所以就產生了費邊社會主義；這是社會主義思想中很平和的一派。因此，費邊社會主義和一八四〇年至五〇年革命時代所造成的那個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費邊社會主義因為看到了這些已改變過來的情形，所以就在那從資本主義轉移到社會主義的運動看作爲一種逐漸的過程。他們希望用現有的平和的經濟和政治機關，使實業達到社會化的地步。他們感覺到：他們可利用中等階級去造成管理新社會秩序的專門知識。並感覺得：倘使要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那麼，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激起一般人的社會良知，使他們和社會主義的理想表同情才行。

【馬克思黨和費邊派的異點】

英國社會主義的歷史家貝耳曾把以前馬克思黨和費邊派

的策略的不同之處詳細敘述過——不過這不同之處未必能完全成立。他說：『自從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八五年間，不列顛便進入了一個變更時代中去……工人階級的崛起是件不能再否認的事；他們對於法制和工資契的所具有的勢力，顯然地在增長起來。他們已獲得了參政權和工會運動的法制了。英國的憲法居然已變成了一種民主的東西……因為這已是一個願負社會改良責任的民主社會，因為工人階級已得到了經濟上的權力，因為這已是一個具有社會良知的國家，所以他們就不能從革命和階級爭鬪的觀點上去對付這一切的情形。所以照根本社會主義的觀念看來，他們所需要的，是一些合乎新形勢的新基礎和新方法……其實，在民主主義還沒有產生以前，那些信仰民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只能在革命上去用工夫，因為倘使他們要造成一個能達到集產主義的新社會的政治機體，那麼，他們首先要掃除原有的社會。但是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和一個願擔負法制的國家中，倘使他們要造成一個新的政治機體，那麼，他們用不着革命；因為新的政治機體是已存在，只要他們去使用就是了。因此，他們的實際問題是：怎樣可以利用這社會去達到一個有條不紊的社會改良呢？』

貝耳又說：「那些歐文主義者跑到社會外面去，其目的是在造成一個合作的國家，於是他們就拿起了筆來，把這國家的計劃發揮詳盡。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一切計劃和關於未來社會中所有的一切細節的討論，是很瞧不起的；他們主張要工人階級起來反對現有的秩序，獲得政權，奪取社會，其目的是在廢掉那阻止新秩序產生的資本制度……這就是一般社會主義者的實在使命。衛布是代表費邊派的一個人；他的事工是要研究出社會特殊癥結之所在，根據社會主義之普通原則去救濟他們，使國家相信這種方法對於法制是可以實行而適合的。因此，社會主義者的使命是應根據專門研究去了解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現象，知道法制和行政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把他的智識和經驗貢獻於政治機關，由他們使用去才是。所以，社會主義者便不應期待着社會的革命。倘使國家已容納了社會改良的意思，倘使僱主們已願意共同協商而容納了國家和工會的干涉，那麼，社會主義也就已開始實現了，……歐文主義的主要關鍵，就是研究環境和人格造成的關係的一種學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社會和召集工人階級去為社會主義奮鬥所用的哲學，就是勞動論以及具有着能力的那種階級鬭爭。衛布社會主義的根基是租稅論的擴充和國家社會

良知的演進。』

【八十年代初期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情形】八十年代，費邊主義，乃是英國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特殊的貢獻，同時，馬克思社會主義亦居然把英國社會主義者最早的一個組織重新集合了起來。直到一八八〇年爲止，馬克思學說還只能在那些懂得德文和法文的英國人中得到一席地位。在這一年間，英國的月刊上發見了兩篇論文，一篇是贊成馬克思學說，而其他的一篇是反對的。一八八一年六月，海德曼（他是一個具有貴族性質和沉浸於社會主義哲學的人）的衆人的英國出版了。這書所包含着的，是馬克思對於勞資關係的主要學說。海氏因爲知道英國人對於外人是具有着偏見，所以在這書裏沒有提到馬克思的名字。不過在序言裏說：『至於第二和第三章中所包含着的意見和材料，乃是從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創作家的作品中借來的；』而且他希望着，這個思想家的作品可以馬上在英國大多數人中得到一個地位。不過因爲他沒有把馬克思在公衆面前承認着，所以在馬氏和海氏間就造成了一種不可補救的隔閡。雖然他在以後的作品中，竭力引導說英語的人們注意研究馬克思、恩格爾、拉薩爾，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但他以前

的那種疏忽，是馬克思朋輩所不能完全解釋的。

【社會民主同盟會】一八八一年六月海氏和其他的人組織了一個民主同盟會（以後改稱爲社會民主同盟會）他們的目的，在造成一種工人階級的運動，以擔負起斯益斯、歐文、司蒂芬、司奧斯特勒、鄂康諾、奧布賴恩、準茲和哈尼的偉大工作。

海氏會和馬克思討論恢復民權運動是否適當這個問題。馬氏雖對於他的意思很感興趣，但他卻懷疑到這意思的可能性。雖然如此，但海氏卻仍然進行，設法把這同盟會組織起來。就大體而論，他計劃的目的不過要得到更大的政治權而已。不過他卻也主張土地國有，這是他關於實業的最激烈的一條。

最初，這同盟使用了許多精神去反抗當權的葛拉德士吞內閣對於愛爾蘭地方所用的高壓政策。這同盟爲着愛爾蘭的利益，曾舉行了幾次示威運動。這同盟的會員們，因爲受到了亨利佐治——他一八七九年寫的那部進步與貧困——的刺激性的影響，就爲了土地國有一事做了不少的宣傳工作。

一八八三年秋，這同盟就有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的立場。海氏所著的那本叫做簡明的社會主義論的小冊子，因為主張社會化的生活能力，就造成了一個很深切的印象。同盟會所主張的那種擴大的社會改造的正式宣言於一八八四年十月通過。這宣言說：『因為勞動是一切財產的根源，所以一切財產都屬於勞動。社會民主同盟會的目的，乃是要建設一個自由的社會。這同盟是以政治平等的原則為基礎；並主張一切人們的社權應該平等，勞動應該完全解放。』

接着又提出一些臨時的要求，其中所包含的有普選，常備軍之消滅，自由正義，愛爾蘭自治等等。此外，他們又主張財產的產生應由社會根據公共利益去調節，一切關於生產，分配和交換的工作應該變作集產的。

這同盟最初所包含的除了海氏之外，還有詩人莫里斯，巴克斯，馬克思的女兒馬克思厄拉涅，藝術家卡倫，產匹溫，正義報的編輯窺爾亦，穆勒的義女泰羅赫楞，以及其他有名望的人。莫理斯是其中最熱烈最活動的一個。他對於同盟的出版曾予以經濟上的援助。他在通街的灣角上和工人俱樂部的門前演講社會主義，像送報者那樣分發刊物；此外他又寫了許多小冊子，書籍，和詩歌，

以喚起民衆去參加這運動。以下是這些詩歌的代表作：

來啊，我們並着肩！爲着在世界尙未陳腐以前，

這事業已在天涯地角傳遍；

現在是：世界正在盪震，恐怖正在甦生，

快樂喲，到末了終當屬於我們。

來啊，讓我們拋卻了一切的愚行，

並把逸樂和安息去開；

因爲唯有這種事業是值得我們稱頌，

——直等到美好的時日，將安息帶回。

來啊，快來參加這唯一的戰爭，

在這次的交鋒，我們決不致失敗；

縱然有人在那兒把生命消亡毀滅，

但他們的偉業必永久存在。

啊，來啊！把一切愚行一齊丟棄，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唯此而已；

曙光和白日快要來臨，

我們要展着大纛向前奮進！

一八八四年，這同盟中幾個比較傑出的會員和這同盟脫離，另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者聯盟會，但因為這聯盟是為無政府主義者所統御着，不久就解體了。不過社會民主同盟會卻依然存留着；直到歐洲大戰為止，牠還是英國最顯著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

【費邊主義者之組織】自海氏同盟會組織後的兩年，在一八八三年秋，一般熱心的學者舉行會議若干次，結果便產生了費邊社會主義的組織。

在他們第一次集會時，有德衛孫其人從美國來參與斯盛。德氏是勃魯克農場和方陣的烏託邦的產兒。他希望的是要那些上等人脫離惡化的世界去組織一個社會，用以身作則的方法，證明高尚生活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我們可以把集會的人分作兩派：一派注重個人改造，另一派注重社會進步。第二派同情於社會民主同盟會所作的工作。但他們沒有加入這組織：第一，因為同盟會所肯定的是，所有一切可以影響社會基礎的劇變都可以馬上成就；第二，因為同盟會不很注意到生活的精神方面，就是對於能改變社會制度的那種道德改革，他們也不甚注意。

在十一月七日會議時，他們對於道德改造和社會改造的功能討論了好久；於是他們就通過以下的決議案：『本社社員們都肯定着，就是競爭制度，對於少數人雖可以給以快樂和安逸，但這制度必須要以大多數人們的苦痛為代價。因此，我們應把社會重新組織起來，使他能得到普通的

幸福和快樂。』

【社名】到了一月四日，這社才正式組織了，這便是費邊社，其簡章如下：『在費邊和漢尼拔決戰時，雖然許多人曾經批評費邊的遷延，但是你卻應和費邊一樣，在相當時間中忍耐地等候着。不過等那時候到了，你卻應跟費邊一樣地竭力攻擊，不然，你的期待是虛空和無效的。』但後來衛爾斯卻曾指出說，費邊是從來沒有猛擊過的。

【費邊社的根基】自從這社組織以後數年之久，在一八八七年，他們居然把社的基礎打成了，這基礎雖會經過一些修正，但直到現在，這還是他們的基礎，以下是費邊社的基礎：

『費邊社所包含着的，是一些社會主義者。因此，費邊社的目的是在把土地和實業資本從個人或階級佔有中解放出來，交給社會，這樣，我們才可以得到普遍的利益。這樣，我們才可以把國家的自然利益和人造利益均分給一般民衆。』

因此，費邊社的工作是要把土地私產以及從土地私產而造成的個人享用廢止；無論是租金，或是使用土地的代價，或爲了上等地土和基址的便利而付的代價，都應被廢止。

費邊社更致力於把可以歸社會管理的那種實業資本的管理權移交社會。爲了過去生產力的壟斷，無論是實業發明，或是剩餘收入之變爲資本，都不過叫有產階級滿足，使工人依賴着這階級去得到生計罷了。

如果我們能把這辦法實現出來，那麼，勞動者雖然沒有什麼賠償（不過那些曾被劫奪過的人們也可得到救濟；這要看社會適合與否而定），但我們卻儘可以把租金和利息增加在勞動報酬之上；這樣，那些依靠着他人的勞動爲生的閒遊階級就可以消滅，這樣，我們就用不着如同現有制度那樣干涉個人自由，反之，我們儘可藉着經濟能力的自由活動，以維持機會的實際平等。

費邊社爲了要達到這些目的，所以他們的希望就是要把社會主義的意見以及社會政治的改革，——其中包含男女平等的公民資格的建設——廣播出去。爲了要實現這些希望，所以他們必須把個人和社會間的經濟關係，道德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智識廣播出去才行。」

費邊社果然把英國幾個最聰明的青年吸引了過來。一八八四年九月，蕭伯納加入了費邊社。在這年五月，蕭氏第一次參加的那個會議的紀錄裏寫着說：『這會是可以紀念的，因爲這是蕭伯

『納赴會的第一次』

衛布後來是費邊社的最重要的角色，他是在一八八五年和他的殖民局同事奧方味一齊加入的。最早簽名的有窩拉斯，貝山特，布蘭德，馬辛漢，皮茲，產正溫，徹布和克拉克諸人；跟着的有衛爾斯，衛布俾阿特拉斯，麥克唐納爾，羅凌士，岐奧左摩內，哈狄，柯爾，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人。

費邊社發表了一種小冊子的刊物，這刊物爲了牠高尚的學力和文體，在國際方面獲得了一種盛譽。費邊社替許多法案預備了道路，把牠們介紹了進去；並鼓勵社員們加入法團，以幫助工黨的組織；此外這社又籌備了許多在各種人面前的演講；演講的人是費邊社的社員們。蕭伯納在說到他以前在費邊社裏做社員時，曾寫着：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經驗作爲一種代表。有數年之久，我是常到罕普斯忒歷史俱樂部去的；這是兩星期一次，而且每兩星期一次我總是在一批經濟學者的私團中寄宿的；以後這團體便漸漸的發展，而成爲英國經濟學會，在這團體中，一切社會問題都是不講的。他們唯一的工作是抽象的科學問題。一般知道我的人們都當是我發狂了，因爲我總是去赴那些辯論會，尋找各種祕密辯

論和公共會議，並且在這些會議中我也演講了幾次。在一個所謂非專業的議會中，我是地方政府部的主席；在這非專業的議會中，費邊社的部長必按照議會提案的方式，用書面把議案紀下來。每禮拜日我所演講的題目就是我自己所要研究的。等到我能不用草稿去演講租金，利息，利潤，工資，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工會主義，以及合作，民主，社會階級分歧，和人類本性之適合於均分制度等問題，並用正當方法討論社會民主問題時，我才能按照聽的人所有的特別觀點去演講了……一個人的社會主義的慾望是很鋒利，並且確實可以使他情願每星期費兩三夜工夫去演講，討論，和搜集關於社會問題的知識，縱然他所取的方法非常瑣屑，但也必不厭其煩；無論到劇場，或跳舞場，或喝酒的地方，甚至到娼寮中去搜集資料也都是應當的。——除非他每天工作的本身就是含有訓練政治生活的意味的；但是在我們中間，這樣的人卻是很少的。倘使一個普通的費邊工作者，或一個書記生，將來要在市政廳，或校董會或內閣中得到一席之地，那麼，他應當在這種演講，討論，齷齪的小委員，圖勒街三個裁縫會議中可笑的小的代表團，以及千載一時派到市長那裏去的委員會裏得到他的訓練。」

【費邊社的論文】關於以前費邊社對於社會主義的關係的概括的話，在費邊社的論文中是存在着的。這些論文是蕭伯納根據一八八八年費邊社的幾個出色的社員在倫敦會衆面前所有的演辭編成的。其中有四篇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基礎——歷史基礎，經濟基礎，實業基礎，道德基礎。兩篇是描寫將來社會主義的社會。一篇是關於從費邊社轉移到社會主義的情形。著作者爲蕭伯納，衛布，克拉克，奧力味，窩拉斯，貝山特諸人。

費邊社沒有什麼主席；而且沒有一個人或一派人可以具有威權的代表人自居；但這些論文卻很可以代表最初費邊社社員們的普通觀點，而且的確可以把他們各人的觀點聯貫起來。

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

【衛布對於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的意見】在這些論文中，他們要衛布——他是一個律師，且是倫敦大學一個經濟學講師——寫的是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以下是衛布關於這問題的精意。

「本世紀英國社會組織史的系統，乃是一種憑據，可以證明社會主義思想是具有着無可抵

禦的力量。本世紀英國社會史紀錄之所以有者，是因爲實業個人主義的試驗和牠的一敗塗地的緣故。從這個人主義，我們不但有了土地和資本的放任的私有權，而且又產生了寡頭政治的壓制。在這個人主義的秩序中，是沒有什麼持久性的成分存在着。因爲政治解放的進步，所以我們已把生產力私有權的各方面一步步地整理起來，限制起來，並且又已得到了超脫方法。所以照目下看來，現在社會主義的哲學不過是那些以前早已在不知不覺之中採納下來的社會組織的原則之有意識和顯然的表示而已。本世紀的經濟史差不多是社會主義演進的不絕的紀錄。』

衛布接着說：至於社會主義自己，也是有牠內部的歷史。在本世紀以前，社會主義的方式大概是烏託邦。主張烏託邦的人們曾貢獻一個很詳細的計劃；他們把新社會秩序說得非常仔細，說在這秩序中，一切現有的癥結都要被消滅的。我們不但有着柏拉圖的理想國和謨耳的烏託邦，而且也有着巴倍夫的平等法，卡培的伊加力亞，聖西們的實業制度，以及傅立業的方陣。歐文化了他所有的家產，催促這不信的時代來接受他的新道德世界。即以孔德而論，他雖是超乎當代一切弱點之上，但還是在他的實證哲學裏加上一段很詳細的所謂政策。

【社會是動的】 以上一切烏託邦的意見的困難，就是他們都以爲社會是靜止的。以下是衛布的話：『以前的人都以爲理想社會是十二分平衡，在將來用不着有機體的改革，而且說這種改革是不可能的。不過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就是社會改造必不能這樣做去的。爲了孔德、達爾文，以及斯賓塞的努力，我們不再去想理想社會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境界。現在社會理想已從靜止轉移到活動。社會機體必不絕地在生長，在發展；這已成爲一件必然之事。現在哲學家所尋找的是從舊秩序到新秩序逐漸的演進。在這過程中，無論在什麼地方是用不着使社會全部組織得到一種劇變或失掉牠的持續性的。一件東西在還沒有被人家有意識地認爲新的以前，已成爲舊的了。在歷史中我們找不到什麼先例，足以證明我們是可以拿烏託邦和革命的空想在一剎那間去替代實際狀況的。』

【從民主進步到社會主義】 衛布說：『在過去一百年間，那無可抵禦的民主政體的進步是產生歐洲社會的主要原因。』托克維爾在六十年前已經把這真理介紹給這將信將疑的世界。有人以爲民主政體不過用一種政治機器來替代另一種政治機器罷了。但現在我們卻在慢慢的承

認着，就是伴着政治改革而來的，還有社會和經濟關係的改革。

衛布寫着：『那些主張社會改造的人已得到了一種民主政體的教訓。並且又知道，倘使我們要得到社會改組，那麼我們先應慢慢地，逐步地，把一般人的思想轉移到新的原則上去才行。一切研究社會的人，無論是社會主義者，或個人主義者，倘使他們是懂得時代性的，那麼他們都應感覺到任何重要的有機體的改革是只能照下列諸點而行：（一）合乎民主政體的：這樣才能使大多數人們接受下去，才能在一切人的思想中有所把握。（二）按部就班的：這樣才不會發生紊亂，無論進步怎樣迅速。（三）合乎一般民衆的道德觀的：這樣才可以不使他們在道德方面墮落下去。（四）在這國家中的：因爲這國家是有憲法，是平和的……現在我們一天天地慢慢地，在承認着，就是民主政體的自然結果是民治。他們不但要支配他們自己的政治組織，而且也要藉着這政治組織去支配生產中一切主要的工具。並且他們還要慢慢地把組織的合作來替代爭攘的紊亂。此外，我們更可以把穆勒所說實業工具物主們從生產者手中所劫奪去的那些巨大的股份恢復過來。其實，民主思想的經濟方面所代表的即是社會主義。』

【封建主義與工業革命】歐洲西部，就是在十八世紀的中葉，也還是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上的。在一般民衆看來，除了馴服之外，沒有別的東西。這正像衛布所說：『就是在英國的政治行政裏面，也是有着君王和大家庭的分別。有選舉權者，在五百人中間也找不到一個。直到一八三一年，他們才恢復衆議院中以一百五十人爲大多數的辦法。教會原是一個國際友愛的全世界的民主組織；但現在牠卻已成了土豪的附屬品。司法和行政都已在他們的手中；同時，在國會裏還有他們的領袖和候選者。一般人都沒有進展的途徑；就是那些具有特殊之才者，也沒有進展之路。一般的民衆都覺得他們生下來就是終身依靠着出身名門的階級的。至於經濟組織也是如此。有三分之二的人們雖把地耕種着，但他們卻在人烟稀少的孤村中居住着……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看來，這世界還是中古的。這世界的情形和永久的社會差等，比之以前的封建主義並沒有多大的異點。』

不過這制度大大地爲工業革命所搖動了。這革命是瓦特、克藍普吞、阿克來、哈格里甫以及其他人們的發動所釀成。繼諸侯采地而起的，有工廠、鑛山和製造廠。衛布說：『自從農村的實業潰崩

之後，中古式的計劃再也不能生存。其實，新汽機的使用，在數年間已把財產的個人觀毀滅了。無論地主或資本家都覺得引擎是一個夫朗黎斯泰因（譯者注——塞理夫人小說中的一個人名。這人是一個生理學家。他製了一個怪物，賦以生命；但是後來這怪物以怨報德，把造牠的人害了）倘使從來沒有牠，那倒好些；因為跟着引擎一塊兒來的，免不掉有城市民主政體以及經濟學，社會主義的研究。』

【英國民主運動的勝利】法蘭西革命發生了一種造成政治改革的勢力。同時這革命在英國也發生了一種劇烈的反動。他們極溫和的鼓動雖被強權所撲滅了，但那舊有秩序卻也非滅亡不可。壓迫政策一變而為改良政策；其結果遂發生一八三二年的改良法。從此，中等階級的威權就超過了貴族的統治。雖然如此，但一般人卻還像以前那樣沒有參政權。這正如衛布所說：『民主政體雖已到了門口。但他卻走錯了一道門。雖然如此，但是牠卻遲早要進來的。自從一八三二年起，雖為時代趨勢的力量所迫着，但英國歷史卻成了這一階級或那一階級猶豫不定的參政權的紀錄……但現在，政治革命的實際的完成，已是看得見的了。英國民主運動居然能在一百年間，戰勝了』

一千年來所長成的政治的中古主義，這是新思想的力量最大證據；至於這些新思想，乃是在巴士提爾傾滅之後蔓延到全世界的。但普通的政客們卻還沒有懂得這勝利的重要。工業革命已把工人們造成了自己國家裏的幾個無地可耕的遊民。政治革命快快地在把他們造成國家中的統治者；這正像參孫在那裏摸索殿宇中的柱子一樣。」

【個人主義殘酷的統治權】 工業革命的第一個的結果，就是容許人們可以爲着個人的獲得，任意使用一切的生產力。衛布的話是：『一般無知識和沒有反省能力的資本家們，談到那可怕的時代時，都是很高興的。這正像有人說蘭開邑的財產並不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紅利所造成，卻是百分之一千的紅利所造成的。』

接着的又是衛布的話：『斯賓塞、爾先生和那些贊成他個人主義的崇拜的人顯然要想把立法者所剝奪去的「白奴」的合法地位恢復過來，雖然如此，但人們卻從沒有下過工夫，去廢止工廠法中之任何一條。婦人們露着半身在炭礦中工作着；孩子們在地底坑道的污濁空氣中整天拖曳着重車；嬰孩們每天十五小時在棉紗廠炎熱空氣的織機上，縛綁着，其唯一的甦醒的機會就是

在監工者橫加鞭撻之時；一切人們的勞動，不論老少都以身體耐久力的最高限度的能量爲限；一切生生不息的民衆所需要的合乎衛生的東西都沒有；契約自由和完全放任的結果，是藍色報告簿不偏不倚的幅幀上所記載着的許多罪惡。但當時的那些自由主義的廠主們，由幾個經濟學家的協助卻都很固執地在抵抗一切運動，反對干涉他們的自由，任憑他們去使用資本也好，勞動也好，只要他們認爲最有益就是了；並又預言着說，假使一有拘束，那麼，這勢必破壞出口貿易，而失去一切的利潤。」

衛布以爲他們所以注重個人自由，一部份是因爲過去數十年君王們曾用過經濟律的錯誤的干涉方法——原先金融是很低的，但後來卻忽然高了起來；不過禁令如何，物價卻飛也似地陡增起來，使許多人離開那地方而逃亡了。因此，一般經濟學家們遂都和功利主義者互相勾結，並主張每個人都應爭先恐後地爲自己而奮鬥。

但對於這種學說和牠所發生的悽慘結果的反抗行動卻立刻起來了。第一次的反抗是從藝術方法起來的。他們的領袖是哥爾利治，歐文，喀萊爾，摩里士，金斯黎，和納斯欽諸人。此外這反抗受

了孔德，穆勒，達爾文，斯賓塞等，將於社會機體的觀念而更進一步。

【國家所有權的進步】於是一般具有實際眼光的人便爲時勢所迫，而不得不起來尋找療治個人主義病症的方法。許多關於工廠，溝渠，礦山，和公共衛生的法令都通過了。從此，有產者在壓迫無產者時所有的自由才得了拘束，障礙，和禁令。以下是衛布的話：

『因爲人們用一切有利於社會的禁令去阻止那些使用資本的自由的人，不准他們爲所欲爲，所以買賣所得價值和資本利潤便一點一點減少了。還有，因爲人們已把課稅從消費者轉移到那些享受水平線以上的收入的人身上，所以租金的收入和利息的收入也便一點一點減少了。一般人都在用國家的政治權力和政治組織去達到實業的目的。到現在，那最大的勞動雇主便是英國皇帝屬下的一個大臣（郵務總管）一切貿易都已脫離了任何中等階級的人或資本家的干涉，而歸鄉村政府，市政府或國家政府去負責了。』

『從前一般理論家對於社會接收勞動組織一事雖都反對過，以爲在經濟上這是一件不乾淨的事，是一件違反英國人強固的個人獨立，而且又是一件不歸屬於實際政治範圍的事；但現在

對於這種辦法所已達到的範圍，他們卻一些兒懷疑都沒有了。除了國際關係，海陸軍，警察，以及法庭諸事以外，其他社會各方面的事都已歸社會自管；有許多地方的郵局，電報，金融規律，紙幣之印行，度量之設備，大小道路與橋樑之建設和掃除，電燈及其修葺，壽險，年金之給予，造船，股票，銀行，耕種，借款等等，都已歸社會自理了。」

社會對於接生，撫養，教育，飲食，住宿，施種牛痘，醫生，藥料，公共禮拜，娛樂，殯葬，從我們呱呱墮地時起，直到死時止，都爲我們預備着。此外，社會又供給並維持着許多博物館，公園，藝術館，圖書館，音樂館，道路，橋樑，市場，屠場，救火機，燈塔，領港，義渡，大浪艇，蒸氣曳船，救生船，公墓，公共澡堂，洗衣處，獸欄，海口，碼頭，醫院，藥房，自來火，自來水，電車，海底電線，牛場，工人宿所，學校，教堂，閱報室。地質學，氣象學，統計學，動物學，地理學的研究都是歸社會主管和發表的；就是神學也在這範圍之內。

『在英政府殖民地，他們不但允准，且鼓勵社會去爲着自己設備鐵道，運河，典當，戲院，農林，金雞納園場，灌水場，癩瘋村，俱樂部，浴場，移民局，以及沙石，肥料，金雞納霜，鹽，雅片的買賣。』

從前，這許多事業，都是和海陸軍，警察，法庭，一樣地歸入私人企圖中，而且都是合法的個人投

資的來源。但現在，社會卻已慢慢地把牠們的一部份或全部吸收過來，私人侵略的範圍也已減少了。

【商業管理中個人成分之消除】

衛布說：

『跟着這含有演進性的實業國有或實業市有的

辦法並進的，有商業管理中單純個人成分之消除。以前一切經濟學家都懷疑着，以爲除了銀行及保險之外，其他事業怕是不能根據合股企圖的辦法而進行。但現在，一切實業，直到烤麪包和賣牛奶爲止，卻都已由閒遊股東所組織公司中的雇員們很順利地管理着。按照資本算來，英國商業全部之三分之一已歸於合股公司。社會也許向股東們侵略着，然而這侵略卻不能使他們的實業紊亂，至多也不過像每天在證券交易所裏買股分時所有的紛亂一樣罷了。』

【公共規律之增加】在過去數十年中，除了國家所有權之外，國家還制定了許多關於私人企圖的規律。以下是衛布說的：

『稽查時常是很詳細而嚴厲的。在大多數的大實業中間，國家規定着工人的年齡，工作的時間，空氣，光線，空間，熱度，廁所，容量，假期，飯食的量數；此外如發給工銀的地點，時間，和方法，防護機器，

梯階，電梯，穴，礦坑，和爭執的方法，以及清理和修葺營業的方法和時間，沒有不規定的。

即使在那些仍爲私人企圖所占有的工區中，他們的營業也是一天天地在被限制的。這樣，十九世紀初葉所認爲社會行動必然原則的那種私人貪婪的無秩序的競爭，才不致於完全把國家毀滅了。這一切都是那些自謂有實際眼光和無知識的人們所做的；他們不知科學的社會學爲何物，以爲社會主義乃是一切幻想中之最蠢者，絕對不去過問到——他們如此想着——社會改造的偉大的要求。但根據社會趨勢不可抵禦的潮流，他們的一舉一動卻都在那裏實現他們所蔑視的社會主義，把他們所具有的個人主義的信用毀掉。他們已超過了他們的知識，建造起更好的東西來了。』

這些改良當然是各個改良家有意的努力所生的結果，但是倘使沒有和改良家一同工作着的那種時代的社會趨勢，使立法者不得不注意到改良的要求，那麼，這些改良家是無能爲力的。衛布又說：『否則不會有什麼脫離個人主義的顯著的希望的。』

【經濟學家社會主義之趨向】 跟着這些新事業一一起來的，是經濟學家對於社會機體

的態度。的改變。其中有許多人都感覺到倘使社會機體是沒有持續性和健康，那麼，沒有一個人能生存或致富；因此，社會的耐久性與個人有重大的關係。這種對於社會機體的新科學觀居然把一些政治學家和急進派的哲學家所懷抱的原則弄得不能露面了。他們（私人企業家）以前雖在放任潮流上自由自在駛行到紊亂中間去，但現在，潮流卻已轉了方向。一八四八年，穆勒經濟學原理的出版便作了原有的個人主義經濟學的分界。以後穆勒所著的書的社會主義的色彩一本勝似一本了。直到他死後，從他的自傳中，我們才知道他起先是一個政治民主者，後來纔演進而成爲一個服膺社會主義的。

衛布的結論是：『從此，論調便改變了。那些具有學力的經濟學家即使他們明明是反社會主義者，但也都很快地宣布出來說，現在不但一切青年們都已成爲社會主義者，就是許多年長的大學教授們也都已成爲社會主義者。……在三十年以前，斯賓塞曾證明過說，完全的土地私有是與近代的民主國家不相符合的。現在差不多每個經濟學家都在宣傳這種同樣的道理。……在政府中，私人企圖的規律便逐漸地增加了，地方的行政便演進了，納稅的責任便很快地轉移到租金

和利息上去了，這些事實都可以充分地證明，在不知不覺中，政治家已放棄原有的個人主義，而流入於集產的社會主義中去了。』

他又說：『民主主義應知道這個教訓。因為一般民衆都已很痛苦地感覺到個人主義不能替這些五分之四的人民創造出一個適合的生活，所以，我可以預料，就是在這些五分之四的人民得到了政治之後，個人主義是不會再生存的。如果土地私有和資本私有是爲着少數閒遊者的富有（不是他們自己的功績）而使許多工人陷入於永久的貧苦（不是他們自己的過失中的），那麼土地私有和資本私有就不得不是上牠們以前所超過的封建主義的道路。……那些民主主義之空想和錯亂之處，雖已在各地把一些短命的君主政體和浪漫式的專政推翻了，但倘使民主主義繼續地做着政治行政的支配原則，那麼，我們儘可以預言說，社會主義便是民主主義之經濟的對面。因爲無產階級必要利用他們每一次政權之增長去作他們經濟和社會的保障。無論如何，在英國，這一百年來的歷史已做了他們的嚮導和依據了。』

因此，照衛布看來，至少在英國，社會主義之降臨並不是激變的結果，卻是政治的民主主義發

達的結果；此外經濟學家和一般民衆對於個人和國家關係的觀念也已改變了，一切實業和社會事業都已逐漸地爲地方社會和國家所吸收了，這些事實也都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原因。總之，我們最希望的社會主義的演進，按性質而論，必是民主的，逐漸的，倫理的，並且是平和的。

社會主義的實業基礎

【工廠法社會主義的趨勢】衛布所研究的是普通歷史對於實業合作制度的趨向。同時，他們在費邊論文中又抱一種工作分派給了克拉克，要他在一切引導到這方向的比較地特殊的實業原因上，加以估定。於是克氏便開始他的分析，他便很小心地去調查工業革命對於工人階級的影響，以及資本制度下拯救工人脫離道德墮落的工廠法的必要。他以爲這種法制的發達可以毀滅放任制度。以下是他的證據：

『（一）爲了必須的生產工具中私產的緣故，所以，照十八世紀的改良家看來，個人自由是一定要漸受限制的。這就是說，在現有的經濟情形中，個人主義是不可能，且是無謂的。（二）即使那些反對和冷淡的政客們也都已不得不承認這道理了。（三）無拘束資本主義必然的結果，便

是暴虐和壓迫這，正和封建制度，或奴隸制度一樣。（四）實在說來，其救濟之法，按性質而論乃是社會主義的；其中所包含着有羣衆對於個人貪婪的限制，以及爲工人社會的利益而有的資本利潤的修削。我們對於這四條是無可置辯的。」

【資本家經理的功能之喪失】資本主義也可以造成那在社會主義者看來是重要的現象。在這些現象中，我們有着資本家和企業家的分別。在資本制度發軔時，資本家即是經理者；他孜孜矻矻地工作着，並領受着經濟學家所稱謂的『經理者的薪水』。倘使資本家把這地位保持着，那麼，我們雖可用各種方法把他拘束和支配起來，但我們卻不能免掉他。他的所得的薪水雖常是過分的，但他卻有他的實在功能；所以這還不能擔負起那些事業的社會，是不能把他開除的。雖然如此，但他正和君王一樣應受前面已經說過的法制的束縛；因爲他的權力所包含的就是他人們的苦痛。但是現在資本家是一些兒用處也沒有的了。因爲他感覺到與同階級的其他人們去合作一件巨大的事業是比較地更容易而更合理，所以便把監督的地位丟掉，另雇一個受薪的經理者去替他辦理，使自己不過做一個收租金或利息的人罷了。他把收來的租金或利息用在壟斷上；但這

壟斷並不是他造成的，卻是全部民衆的聯合能力所造成的。

【合股公司的崛起】克氏說：這是難免的，就是經理的功能，在一切事體的進行中，必要和資本家的功能混合。競爭的結果是耗費，合股的結果是利潤的減少。爲要防止這危險，一般敵視的公司就不得不把牠們的資本集合起來；這樣，牠們或者可以節省些生產費，把貨品比牠們的小的競爭者賣得公道些。因此，合股公司便起來把許多小的資本堆積在一個大的資本中去了。

克氏接着說：『自從有了這新生的資本家的代表之後，一個在英國的人儘可在安替坡第的企業中保持他的股份，他不但從沒有到過安替坡第，而且也從沒有想去的意思。因此，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管理了。於是，他和其他的股東們只能把一個經理者安放在他們的企業之中，要他節省經費罷了。經理者的工作是爲雇主們爭最高限度的紅利；不然，他就要被解職。從此，以前工人和雇主間之個人關係就沒有了；現在留下的不過是金錢關係而已。』

經理者爲要多得紅利，就努力於低賤的工資；其結果爲罷工，雇主同盟休業，低賤勞動的輸入，或資本統治國家的恫嚇。

【托辣斯的發達】 在許多實業中，合股公司是要演成托辣斯或聯合業的。以下是克拉克的話：『最後之結果爲自由的消滅；其實這自由是近代民主國家所認爲最重要的。貿易自由，交換自由，按照自己的樂意而購買的自由，按照市價不受任何政府內之政府之節制而運輸的自由，這些本來都是民主的原則。但爲了壟斷的緣故，所以以上所舉的就都一條條地被限止和否認了。因此，資本主義顯然是不能和民主政體一致的。資本主義之發展和民主主義之發展不能並進，除非我們把二者都加以限制。或者說二者正是和兩輛從不同方向開來的車子一樣，因此相對勢力的傾軋似乎是難以避免的了。』

雖然如此，但無論托辣斯或民主勢力，卻都是演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品。聯合企業乃是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中最經濟最精幹的方法；因爲牠們是可以限止耗費，鼓勵機器，免除無用之勞動，便利運輸，鞏固物價，增長利潤的；換言之，從經濟家觀點看來，聯合企業是達到貿易目的之最好的方法。

從此，托辣斯就把個人主義者安放在一條歧途上了；或是接受資本家所規定的條件，服從聯

合企業，或是主張社會主義者的社會公有的方法。因為資本家是不能回頭的。

【消滅資本家之可能性】 那些社會主義者是有着他們的邏輯的，他們宣言說，在實業過程中資本家是不再需要的了。克拉克說：『社會儘可離開他而進行；這正像現在社會儘可離開奴主或藩主而進行一樣；但二者以前卻都被認為社會安寧和社會生存所必須的。在社員組織一項事業時，即使這些勢力所需要的酬報很大，牠還是要去使用那些精於組織善於行政的資本家。但是那些單單收受紅利的人是不能得到勞動的貢獻的；反過來說，他們必要和其他比較地富有的人們一樣，藉着有用的實業來謀生。』

【臨時步驟】 我們或者說社會還沒有到接受社會主義的時候。不過照情形看來，社會是快要走到一個窮途中去了。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集權開拓起來；因為我們雖然還有別的方法，但這集權卻也可以減少勞動時間使社會吸收他所創造的價值的一大部份。

克氏說：『倘使資本大大地聯合起來；那麼，在以下三條途徑之中，國家不能不擇其一而從之：第一，禁止和消滅聯合企業；第二，向牠們課稅並管理牠們；第三，把牠們吸收進去並加以統治。不過』

無論那一條路都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因爲每一條路都是在承認實業資本的共管是對的。』

如果我們取了第一條的途徑，那麼，社會必要退化到自由競爭的紊亂中去，把聯合企業所能獲得的利潤放棄了。這種政策還是要使用勢力去阻止個人主義者所引爲最可貴的財產獲得的；這樣，我們已把國家放在一種說下面的一段話的地位：『你可以擴張你獲得財產的權利，使牠到一個不爲競爭所毀滅的地步；到這地步你便應適可而止。在你和你的朋友們聯合起來防止浪費，規定生產方法，分配制度，應用新的製造法時，我們就要用許多討厭的規律來防止你或約束你了。』

【第一步或是共管】 假使我們是頭腦清楚的，那麼，我們應立刻把這一切聯合企業都安放在公有制度之下。以下是克氏的話：『不過人類在還沒有採取最後正途之前，卻總是要打算去用盡他們各種蠢笨的方法的。因此，我便以爲對於聯合企業照事實看來或者可以採用課稅和共管的無濟於事的方法。這種法制是大大地要把個人自由的幾方面限止起來，發生許多糾葛，阻止生

產能力的。不過在經過許多試驗之後，人們才可以知道使社會全部獲得財富——是社會自己產生的——最合理的方法了。個人主義或任何含有放任性的事是一定要破產的。」

【社會主義者是不能幫助向後的步驟的】社會主義者雖應幫助各種真的向前的步驟；即使對於最不重要的步驟也應幫助；但那些開倒車的努力，他們卻是不能幫助的。他們也許幫助在我們和合作國家中間的鴻溝上架起一座橋樑，但他們卻不能修葺那引到個人主義的頹敗的建築。一個實在的改革家不必想法取消那資本家在不知不覺中替人們所做的工作；他應當把人們教育起來，組織起來，使他們達到真的實業民主的地步，使他們拿起從無用的有產階級的無力的手中掉下那一條的線索才行。這樣，那含着貪婪、仇恨、耗費的階級鬭爭，便可終止了。

費邊派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費邊派與經濟學理】照上面看來，那些費邊主義者是把社會主義視為現代社會和實業情形下之合乎邏輯的產物的。

最初在費邊社裏，除了蕭伯納及衛布以外，其他人們對於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不很注

意。雖有許多人也曾注意到比較地純理的方面去，但他們卻不像馬克思派那樣以價值論爲出發點，而以古典派經濟學家所發揮的經濟租金論爲出發點的。

蕭伯納是一個對於經典派經濟論深有研究的學者；他把一八八〇年至九〇年間費邊派的情形敘述如左：

『其實，我們現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拉薩爾所鼓吹過的社會民主的歷史工具和經濟工具恢復過來；因爲這些工具，自從馬克思以及他同時代的人起，直到現在，已漸成生鏽和陳舊的東西。在本世紀初葉，就是在這兩個領袖受教育時，歐洲一切信仰社會主義的人都把李嘉圖所證明的工資僅足餬口之說，以及他的勞動價值論抓得很牢，以爲這幾點乃是社會主義的科學基礎。其實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人的經濟思想（或者除了納斯欽之外）是值得兩個辨士的；也沒有一個人是曾努力過，使我們在這科學的世界中不致落伍的。』

『直到一八八五年，我們對於馬克思的價值論和拉薩爾的工資鐵律，依然喋喋不休，好像還在一八七〇年的時候似的。我們雖有過亨利佐治，但對於經濟租金論卻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懂

得。一般人都沒有聽見過經濟租金論對於精巧工作的關係；所以當費邊主義者初次把『能力的租金』在他們的演講和討論中介紹來時，一般的聽衆便都付之一笑。此外人們對於近代價值論也都以爲這是瀆慢馬克思的。』

【蕭伯納和衛布對於經濟租金之意見】爲了要糾正社會主義智識階級中那種經濟思想的缺點，蕭氏便不間斷地到罕普斯忒歷史俱樂部兩星期一次的會議中去，如是有數年之久。這會議致力於馬克思和蒲魯東的研究；此外他們對於別的人也在研究之列。在另一星期中，去訪問他那些經濟學者；這批人以後就演成了英國經濟聯合會——在這團體中，他們專討論抽象問題；社會問題是不談的。

他爲澤豐茲的限界效用論所述，所以他就把這論調作爲他的價值論。他不但接受了李嘉圖的租金原則，而且又爲亨利佐治的經濟作品所影響，因爲他的進步與貧困對於當代英國社會主義之復興，確比其他的書更爲有力。

同時，衛布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穆勒；並且又接受穆勒的租金原則，不但把這原則應用到可

移動的資本上去，而且又應用到土地上去。

【私人租金支配之結果爲不公平】他們要蕭伯納在費邊論文中做的工作，是敘述以前費邊派的經濟學理。開始，他自然就把租金原則分析了。他把一般人所認可的定義拿來作爲他的定義說，就性質而論，所謂租金，就是付過代價的土地的生產力和國內最粗劣的土地的生產力的相差數的意思。他說私有制度下的租金原則的結果，乃是一切嚴重的不平等的事。例如人類的原祖亞當有一方未經耕種過的地。但這地膏腴，而具有適當的位置，所以每年能產生一千鎊之多。以後其他的人也在地面上發現了，他們也要尋找土地。於是，他們便不得不把耕種的範圍推而至於原野；但每年所產的卻不過五百鎊而已。

這樣，亞當的地租便成爲五百鎊一年了。這數目就是他的土地的生產力和限界土地的生產力之相差數。現在亞當把他的土地根據五百鎊一年的租金，租給一個佃戶。他就退居了。他單從他的土地所有權中，不費彈指之力得到五百鎊。這數目是與那自朝至暮揮汗如雨的佃戶所保留的部分一樣多。

現在另外一批人又在地面上發現，而在要求更多的土地了。於是，限界土地更是縮小，這限界土地所產生的乃是一百鎊一年。這樣，亞當的地租便更增高了。如今，我們所有的便是一千鎊和一百鎊間的相差數，或是說九百鎊了。假使亞當的土地的佃戶是有着長期租契的，那麼，這個戶就可根據九百鎊一年的租金把這土地轉租給一個勞作家。這樣，這勞作家雖擔任了一切的工作，但他自己卻只留一百鎊——就是他自己在限界土地上工作也可以得到這數目——因為他已把九百鎊交給佃戶了。現在這個戶已是一個鄉紳了。他把四百鎊保留着，把五百鎊交給亞當；亞當繼續地在享受着他清閒的生活，以及五百鎊的收入。

蕭氏寫着說：『所以現在他們已把亞當的土地的私產分配給三個人：第一個人雖一些兒工作也沒有，但他卻獲得了生產的半數；第二個人雖一些兒工作也沒有，他卻獲得了生產的五分之二；第三個人雖做了一切的工作，但他卻只獲得了生產的十分之一。那些道德家爲了曾瞎說過什麼私產所產生的結果是實業的鼓勵，健全主動力的建設，以及按着努力之多寡得到財產的那些話，所以他們便成了一些無用的盲人。他們的出發點是茫無所知，所以就演繹而至於單純的衝突』

和顯然的無謂中去了。

【無產階級的發現】 在這種情形之下，因為各人都是主人的緣故，所以一個人的權利雖不過是一種佃戶之權，但比較現有世界，他卻要自由和快樂得多。但到末了，因為一些兒剩餘的土地也沒有，所以就發現了一種『從雪線到海濱漫遊着，在尋找土地，而知道沒有一塊土地不是別人的財產』的人類了。這就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立刻知道：佃主們是沒有充分時間或精神去用盡他們產業的生產能量的。倘使佃主們可以從市場上把工人們買來，並且所付的價值也比工人們加增在產品上的勞動更少，那麼，這工人的購置便完全是一種獲得了。而且，這種購置，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購置而已。買主們是用不着花什麼的；因為他們不但可以獲得他們所付的代價，且也可以有所剩餘的。所以在歷史上從沒有過這樣使買主便宜的買賣。這正像阿拉丁的叔父用新燈來換取舊燈一樣地騙取金錢。到末了，工人們便把他們自己賣進在束縛中去了。現在他們所得的和他們以前的人們——租借權的買主——所得的是不同的了；因為他們不但把他們勞動的結果放棄，而且把他們的思想自由權和實業指揮權也放棄了。』

現在因爲這種新式的交易已代替了以前租借權的交易，所以勞力售賣就愈益屢見不鮮了。

【交換價值】蕭氏在討論租金之後，就轉移到商品交換的分析上去；所謂商品者，亦包括勞動力在內，在這裏，他便與馬克思有些出入之處。照蕭氏看來，商品交換時所有的價值並不在勞動能量之多寡，卻在效用之大小。他的意思是：『人們的努力是不能使無用之物變爲一件可以交換的東西；還有，倘使供給是很有限的，那麼，商品也就不能變爲一件可以交換的東西了。』交換價值，並不照貨品中最有用的一部份的功用而定，卻是依着用處最小的一部份的功用而轉移的。

倘使我們要在商品的售賣中獲得最多的利潤，那麼，我們必須加增商品的量數，使買價和生產費——至少和限界土地栽植的生產價值——一樣的低賤。這樣，唯有在生產時能够用最經濟的方法的人，可以獲得巨大的利潤。因爲土地限界栽植所產生出來的貨價可以和使用過更多勞動的貨價一樣的昂貴，所以各個人就常要去把供給減少，使貨價達到最高的限度。

【勞動力】無產階級有着一種可以售賣的商品。這商品即是勞動力。不過他對於這商品是一些兒支配能力也沒有的。他所以要產生勞動力，是因爲感受了一種不可抵禦的刺激。在英國，這

種商品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一看到那些找不到買主的失業者，我們便可知道是有這種情形的了。

【工資】工資或工人商品的代價究竟有什麼意思呢？其實，工人的工資並不是工人自己的代價，因為他自己是一些兒價值也沒有的，卻是工人的糧食。所出工資，只要勉強可以維持目前的生活，無論要招多少工人，都有人肯來。

倘使工人階級愈是墮落，愈是缺乏高尚優美的享樂，那麼，他們勢必求性慾的滿足，而多生兒女。於是他們便像兔子一般地繁殖起來了。他們的貧困使產生了骯髒，醜惡，欺詐，疾病，謀殺等事。以下是蕭氏的話：『雖然你們爲厭煩他們的緣故，脫離他們，而退避到市鎮的另一區域去；雖然你們爲他們的緣故，在鐵路上指定了特別的車輛，在禮拜堂和戲院子裏指定了特別的座位；雖然你們用各種階級藩籬把你們的生活和他們的生活隔開，但他們卻仍然在你們周圍繁殖着。在你們的臉上已刻上了討厭和疑惑他們的印證了……他們硬着心腸地傷害你們的生命，這正像你們以前殺人不少地犧牲他們的生命一樣。於是你們便開始相信一切事都已糟了。因爲他們反抗的恐怖已起來了。他們的操練和武裝把其他人們壓迫着。他們的牢監，病院和威逼的激發做了慈善

激發的先鋒。』

【錢財與財富】 我們雖說財富是跟着貧困一塊兒生長起來的，但錢財之生長卻是另一件事。蕭氏說：『我們在人民幸福的事上是異常貧困的；因為現在英國的社會政策是和希圖僥倖的女性所有的家庭政策一樣，她們所以讓孩子們凍着餓着，是因為要保留她們的車輛，以及她們和時式衣匠的關係。雖然財富和幸福的退步就是生產能力的進步，但倘使我們把這能力錯用在無益於社會的商品生產上，那麼，這財富便失掉了牠的真實性。有錢的人在購買奢侈品時所有的能力，用之於一般人那儘可造成真正的財富，但私產制度卻還是要把購買力堆積在少數有錢者身上，把牠從許許多多窮人的手中撤去的。……因為私產制度所有的是能力，是「自私自利」，是商人鉅大的企業，是猛烈的汗血，是奴隸的騙策，是汗血和熱淚的浪費，所以牠在奴隸微薪上所堆積着的沒有別的，只有可怕的虛飾，腐敗的階級大學，階級藝術，和許多人的荼毒災患而已。從這經濟分析之後，我們便可以決定私產始終是一回不平等的事；就是從這問題的個人方面看來，如果我們使各個工人在財富分配時按照他生產期間所用的勞動得到他的名分，那我們也不能以私

產制度作爲最後之解決的。』

【社會主義之含蘊】蕭氏以爲土地私用乃是一切不公平的權利的原因；這些不公平的權利是社會主義所反對的。雖然如此，但現有社會主義所包含的卻不是真的要將土地歸還給一般人的意思。他說：『現在土地已經在一般人的手中了；大部份的地牠們的主人是不會到的。所以近代私產的方式不過是一種法律上的權利，不廢彈指之力，年年從國家實業的出產中取得他們的名分而已……社會主義所包含的就是要把這種收入取消，把這種財富增加到那從勞動而得的收入上去的意思。如上所述，私產收入所包含的，一部份是經濟租金，一部份是從轉租租權而得的年金，或曰租金，一部份是從應用資本使土地生產而得的租金，或曰利息；這一切都是從工人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貨品和勞動——這勞動是用工資、薪水、用費或利潤從公共市場上買來的——代價中間的相差數上面取來的。除了經濟租金以外，其他一切都可以從取消勒索的一條途徑，增加到工人收入上面去的。因爲經濟租金是從生產力的差別或地利中發生出來的，所以應該時常作爲公共的財富或社會財富，並應該像現在稅金一樣，作爲公共事業的用途；在這許多公共事業

中，照社會主義看來，應以國家保險和資本供給爲最重要。』

【費邊派之應用租金原則比亨利佐治更甚】從上面的分析看來，蕭氏在討論社會主義的經濟論時，確已感受了亨利佐治的影響，因爲他也把經濟租金作爲問題的中心。雖然如此，但蕭伯納、衛布，以及其他的費邊主義者卻都勝過了佐治、李嘉圖和穆勒；因爲他們不但把這原則應用在土地上，而且也應用到資本上去了。照他們看來，商業世界生產力的不同，是和土地等級的不同一樣的。商業在地位和機器上所有的利益便是偉大的實業租金；不過這租金不是資本家思想上和身體上努力的結果而已。

蕭氏和其他費邊主義者因爲相信了亨利佐治和一切主張單稅制者所說的資本是勞動的產物，——與土地不同——是私有制度中的正當問題，所以就主張說土地價值也是從勞動中得來的。他們承認着：『自然是使土地有一切的自然能量，例如氣候，未經用過的土壤以及礦質等等。但交通如果不便利，這些土地的本質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若四周社會的發達是迅速的，那地主之利益也隨之而陡增。一切發達的社會中的土地的效用和價值是和土地的自身沒有關係的；他們

所以有效用，有價值，完全是因為社爲狀況和人類活動的緣故……所謂「原野價值」是沒有這回事的。倘使一塊土地沒有人烟，那麼，我們只希望牠有了人烟，才可得到牠的價值。所以土地的自然能量是全靠社會的發達而產生和增長的。雖然如此，但英國農作地和礦地的每一尺卻也是藉着勞動的改良而成爲生產工具的，這也是一件事實。」

【土地和資本中所有之勞動】 不過關於土地的勞動並不是用在土地自身上面，卻是用在周圍林木之開拓，沼澤之疏濬，運河之穿鑿，道途之設置，鐵路之建築，科學農作之發達，製造工廠之展進，外國商業之擴張等上面的。還有，各個農場，各個園地，各個礦山，各個石山所包含的，是人類勞動的結果。在任何事業中，資本和土地總是混合着的。誰能把農場，小巷，藩籬，柴扉，溝渠，房屋，田舍，一個個地分別起來呢？

一般社會主義者，雖不能否認土地和資本間之區別，但他們——一部分是根據以上所說的理由的——卻不相信這區別是够清楚够重要的。

【資本家和地主】 費邊主義者接着說：我們也許承認資本是勞動的產品，而土地不是勞動

的產品，但這却不是說資本利息是勞動的產品，而土地資金不是勞動的產品。照那些主張土地國有的人看來，資本乃是勞動的產品；其實這未必是的；因為有許多地方地主們的土地也是用勞動所產生的資本買來的。既然一切私有權，無論其爲土地或資本，都不過是一種支配財產收入的權利，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許去做那資本家所可以做的事？況且在這社會中間，土地和資本在商業上都是一樣的呢！

蕭氏說：『在英國，實業資本的大部份是由那些靠工資生活的工人們所造成的——這些工人們除了很苦生計之外，別無所得。閒遊的主人們和股東們——按原則而論他們對於工人的關係是和地主對於工人的關係一樣——把資本分配起來，這是我們天天看見的。這種地主把工人強迫着，要他把土地變爲鐵路，把池沼變爲乾土，把沿海不毛的荒地變爲新式滋潤之土，把山嶺變爲隧道，把他領土中的公園變爲一塊郊外的充滿着租屋的地方。看哪，這人已經逃出了那些主張土地國有者之範圍；他的地已成爲資本，或爲聖地了！』這種看法實在是不合理的。

如上述，費邊主義者在討論社會主義時，是從歷史，實業經濟，各方面着手的。現在他們把解釋道德基礎一事交在奧力未的手中，奧氏以後做了伯爵，在工黨政府之下，做了印度事務大臣。

【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 照奧氏看來，社會主義並不是個人主義的反面，却是個人主義的後起之秀。以下是他的話：『社會主義是個人主義者奮鬥之結果……是達到個人主義的理想以後必須之條件。』我們所以說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相反對，是因為我們把人格和動產混為一談的緣故。奧氏說：『我們所以說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相衝突，是因為把一個人的生活和他所有的一切東西不能分別出來的緣故。其實，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種理性化，組織化，和帶上文飾的色彩，以及具有相當的思想的個人主義而已。社會主義是在發達的社會中形成的。社會革命勢必根據許多尋找自己合理和快樂的生活，以及許多為其他的人尋找享樂和自由的個人們有意識的行動而得到牠正式的成功。』

【現有制度之不道德】 奧氏說：現在的私有制度是不道德的。我們一切關於社會道德的意見，是只能在各盡其能的制度中適用的。以前普通人們對於殷勤，誠實，忠實諸德以及人與人中間

寬恕的道德的各種見解，都是對於那依靠別的能力而生活的自由和平等的個人所組織成的社會而說。但現有社會中工人的生活並不是如此得來的，却因為他能夠為有益的活動而使用智力，所以他才能得到這生活。從另一方面看來，資本家或業主的生活並不是他或她自己活動的貢獻——其所得東西的方式為租金式，或利息式，或紅利式的年金——却是從無產階級每天活動所產生出來的財富原則中得來的。

這樣，寄生階級在宣傳儉約和勤苦時，不能注意到生產努力，而注意到合宜和興奮的消遣方法上去了。這種寄生主義的結果是紳士行爲，是謊話，是偽善，是對於無用的努力的稱頌——這努力是與實在勞力相反對的。

【資本主義對於行爲之影響】沒有一個階級可以在閒遊中生活；除非牠藉着另一階級或別的幾個階級的雙倍的勞動。按大體而論，那被劫奪的階級總是很勤苦很溫存——二者為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則——而且也是很忠實的，雖然競爭和資本主義是直接和忠實相矛盾的。但資本秩序却常把工人從他們的職業中排擠到不知之域中去。許許多多的人都在受失業的痛苦。

強者生存，而弱者却一定不移地變成流浪者，窮民以及無利可得和沒有希望的人了。他們的孩子便變成了無家可歸的人。這種情形的呼求就是要社會重建一個合乎道德的秩序，使一切人都能得到一種謀生的機會，使一切人都非工作不可。

在現有情形之下，一般工人們在娛樂中是沒有智識，在嗜好中是沒有風雅的。奧氏說：『如果社會已保證人是可以得到他滿足需要的機會的——這樣，他才可以有強壯的體魄，和健全的生活——那麼，他社會道德的煅煉以及人類慾望——次要的慾望——的發生和滿足，不過是一種教育上的事就是了，……但這種教育對於那在十四歲時就失學，而常爲自己的緣故，每星期要工作六天的孩子是不可能的。』

【教育的需要】 社會道德是藉着各種能力造成的。教育制度乃是一切能力中之一種。學校理想所包含的是從容的研究的工夫。這正像奧氏所說：『在孩子們의 思想和身體還沒有正當發育以前，不能任其在任何非教育的勞動上工作。並且我們也不能強迫成年人者超過社會必須的限度而工作……成年人之教育乃雜誌，圖書，社交，新鮮的空氣，清潔和美麗的城市，田野間的快樂，

博物院，美術館，演講廳，戲劇，和音樂等等。只有到這種教育成爲一般人自由出入的教育時，我們才可以把討厭無產階級的粗魯的心理掃除。」

【實業合作爲輔助社會道德的方法】 社會主義者之產業方式乃是改變社會道德的最重要的勢力。奧氏說：『若是我們要訓練一個人，使他把自己的生活 and 社會的生活打成一片，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物質生活中的材料和其他人們物質生活中之材料聯在一起；簡單地說，這就是實業合作。……在機器生產下，一個工人的生活並不是從直接個人生產中，卻是從千頭萬緒的合作中爭來的；而且在這合作中，個人努力的結果和價值是差不多分不出來的。現在個人主義的分配法，已爲共產事實的邏輯所駁到。因爲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機會的全部，清清楚楚不過是浩瀚的遺傳和廣大的合作而已；而且在這遺傳和合作中，這人不過是一個暫時和偶爾的受惠者和管理者，他對於自己勞動的結果是不能有什麼特權的。至於他能否把這些結果變作自己的東西，這要看其他人們對於他工作的慾望和需要的大小而定。現在工廠制度，機器實業和世界貿易，已經廢止了個人主義的生產制度。個人資本主義的過渡時代正在促催我們跑上合作方式的

完成的途徑；這種完成是和社會道德相符合的，所謂社會道德，就是使人們得到普遍的安居樂業的情形。的意思。』

社會主義的道德是根據生活情形的需要而有的。或者說：社會主義的道德乃是生活物欲的表現；這物欲是從各個人對於最自由和最豐富的活動所下的努力而得到滿足的。

費邊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所產生之社會的預測

【社會主義底下的財產】 所以照費邊主義者看來，社會和實業的發展，勢必把我們引導到社會主義上去；同時，健全的經濟和道德原則也勢必用社會公有制度去替代現有的實業秩序。費邊主義者在分析了一切引導到社會主義的趨向之後，還不絕地進行着。他們對於一般社會主義者所要達到的那種社會制度是很注意的。爲了這緣故，他們便免除了以前烏託邦者不願社會趨向，而一條條地描寫理想社會國家的那種錯誤，同時又把一切在政治團體中所看得見的社會趨向結論都研究了出來。

窩拉斯是一個政治科學者；他的工作是描寫社會主義下的財產關係。他說：在烏託邦社會主

義者的時代，一般社會主義者的試探，就是把理想的勢力看得太過了，他們所希望的是人類心中的劇變，和不可能的改革。不過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一切情形便大大地改變了。他說：『現在我們的試探就是把理想看得太輕——我們忘了，就是時間之神也不過是各個人的奮鬥和希望的總數而已；許多歷史中間的改革，也許要遲到數百年，或永遠不會來，假使沒有人把新的生命和高尚的生命——這種生命並不是環境的產兒，卻是希望的產兒——不屈不撓地宣傳着。』

【聯合生產和聯合消費】窩氏在敘述社會主義者的理想時，曾說：簡單地說，一般社會主義者所努力的，是要把生產力的領有權歸給社會，把消費力的領有權歸給個人。雖然如此，但這種結論卻不會阻撓社會——倘使牠願意——去直接消費產業；例如公園是從公地來的，地方圖書館的經常費是從地方自來水的利潤中取來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阻撓個人去在他的所有物上工作，假使他確能使這些所有物得到更大的價值。不過人們到現在還只合於聯合生產——假使酬報的分配是公平的——而不合於聯合財產之消費。雖然消費合作是和生產合作一樣地經濟的，雖然以前許多社會主義者也曾經這樣地想過，但試驗卻已告訴了我們，就是消費合作雖是經濟的，

但對於大多數人，這種完全的計畫卻是無意義的。

窩氏接着說：「圖書館，公園，工人俱樂部和有錢的人住在公寓中爲公共僕役所侍候的事實，都證明消費合作已漸次爲人們所了解所享受了。不過在另一方面，人們對於那隨大多數人的樂意所選定的快樂，總是不能認爲快樂的……所以現在每個家庭都在注重分居和每天在不同的廚房中分炊的辦法。雖然我們所得到的結果是浪費和不舒服，但一切現有家庭卻都情願有浪費和不舒服，而犧牲組織和公開所授與之豐富。雖然我們可以把現在建造房屋的土地充作國家財產，但人們卻都一定要得到他們自己的陶器，自己的椅子，自己的書籍，自己的畫圖，和他們所生產的價值的一部份；因爲這樣，牠們才可以領取年入或月入，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樂意用去，或保存起來。」

【國家所有權和地方所有權】有許多土地以及一切家庭以上團體所能經營的生產材料，分配材料和消費材料，是都可以歸給社會的。至於主要的生產工具消費工具的所有權，那是可以歸給國家的；因爲範圍越大，管理非更嚴密不可；例如郵政，鐵路，以及其他較大的實業。不過到末

了，這種所有權大概是要轉到萬國聯盟的手裏去的。

在另一方面，土地雖可以爲小的社會團體所掌管，但那些爲全國所需要的自然財產和地方專利例如礦山，海口，和水料的來源，卻都應歸爲國有。倘使土地權是歸地方團體所有的，那麼，那些團體應把收入的一部份貢獻給國家的財政部。自由團體，例如編輯輿論的新聞團體，雖還應當繼續存在的，但我們卻不應把永久的權利交在任何團體手中，倘使這個團體是不與社會同伸張的。此外窩氏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下的一切其他問題，也曾竭力地提出各種解決的方法。

【社會主義下的實業和實業的刺激能力】貝山特是一個有名的主張印度改善的人。她曾把社會主義下的實業問題討論過。其中最感興趣的，就是關於將來刺激能力的一段。她以爲社會主義下第一個刺激勞動的能力，便是勞動停止之後所發生的饑餓情形。大概說來，人們是愛好短促的工作和工資豐厚的工作，而不要饑餓的。以下是貝氏的話：『我們對於各個逃避勞動的人，還是要像現在一樣地加以干涉的。對於這種人，我們應當加以警告；並且倘使他是不可矯正地怠惰的，那麼，我們應把他從公共職業中間開除。如果現在大多數人們所追求的乃是要用合理的盡責』

的辦法去保留他們的職業，那麼，等到職業情形變為更容易時，爲什麼他們便不能盡責了呢？此外更有工人對於共同勞苦結果的慾望，以及同工者要他分任生產工作的那種決心，這一切都足以把刺激力激發起來……假使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我們有着一種最足以使人們厭棄的罪惡，那麼，這罪惡便是怠惰了。一切同工者對於一個逃避工作的人，就是在他還沒有受到開除的痛苦之前，也有要把他的地位弄得不堪言狀的。』

【資本主義下渴求金錢之原因】雖然如此，但除了畏懼的消極動機之外，我們卻還有許多更足以使人們各盡所能的動機存在着。貝氏說：『在現有社會制度之下，財富的奮鬥已成了一件變態和不自然的事。財富已成了人生唯一的意義。在現在情形之下，倘使我們有了財富，那麼我們才可以免除饑餓，滿足我們的嗜好，享受快樂和有教化的社會的生活，超脫一切的試探，並得到自尊，安樂，智識，自由等等。在一個社會中，倘使我們把貧窮看作社會的恥辱，把不幸看作犯罪，把工廠的監獄看作失敗的報酬，倘使在每一個工人的頭上是有用度不敷的苦惱懸掛着的，那麼我們自然要把金錢看爲唯一的需要，把一切其他思想都沉浸在逃避貧窮的思想中去，這有什麼希奇

呢？」

【沒有利潤的刺激力】 貝氏接着說：「但這種渴求金錢的變態現象是可以消滅，倘使各人都有着生活的能力的保證。我們應使各人都感到生計絕對的安定，把各人對於將來物質需要的憂慮掃除；這樣，那財富的渴望才可以失掉他的重量。倘使每天的麪包是已經有的了，那麼，我們才可以打破希冀金錢的惡勢力。到這時候，我們的生命才可以用在生活中間，而不必專為爭奪生活的機會而奮鬥。到這時候，那些在人類複雜機體中工作着的千差萬別的動機，才可以得到牠們正當的地位；因為我們物質生活的基礎是已經確定的了。」

「我們所有的是我們對於優勝的慾望，創造工作的愉快，進步的希冀，社會稱許的切求，慈善的天性；這一切都在滿足的生活中開始工作，而且立刻就可以作為勞動的刺激，和技巧的報酬。」

「我們應注意的是在生計穩固的情形之下，這些能力已昭然若揭，已做了行動的唯一的刺激力。一個士兵的生計是固定的，是不用靠努力而有的。倘使他一旦受了愛國心，團體精神，以及國徽的衝動，那麼，為了榮譽的緣故，什麼也不怕了。他對於一塊青銅，因為牠是勇壯的報酬，所以看得

比一百倍重的金子還要有價值。況且許多兵卒們是從最低等的人們中出身的；他們軍事的榮譽和屠殺的勝利不過是爲可憐的對象而有呢！

「在這種沒有希望的情形之下，我們尙且可以做到這步田地。那麼，爲着更高尙的志願，我們不是更可有所希冀呢？此外我們還可以把一般青年在鬪技時所用的熱望，自制，和努力作爲例子，以證明實行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刺激力的可能性。人們都希望着可以達到牛津足球隊的隊長，或劍橋競舟中棹尾槳者的地位，並希望着在競走或高躍時可以得到勝利。簡單說，這一切都是優勝的慾望。雖然這是常要戕害身體的，但亦足以促進人們的努力。」

費邊主義者之希望

【布蘭德的希望】費邊主義論文的末一篇是布蘭德寫的希望。布氏爲要發表大多數費邊主義者的意見，所以照他看來，一切運用臂力的革命都是沒有希望的。他說：「那些主張運用臂力的人們，正像享受特權的英國王黨一樣，沒有注意一切事物的變遷，以爲投票是不能達到改革目的。在寄宿者之投票權制度下所謂防塞是少數絕望者的末乘是絕望的自首，是使全部社會主

義的立場變成謬誤了。』

如果一切事體都向信任方面走去，那麼，我們必要藉着政治去達到改革。參政權的擴張，除了把工人階級聯絡起來以外，更給了他們以一種意識。從此，他們便要發出呼救的聲音來了。從此，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鬭爭，便是政黨的鬥爭了；而且無論那一個階級都懂得這鬭爭的目的，以及牠生死存亡的性質。不過政治的進步總是在經濟演進之後；所以即使我們覺得以後的政治進步不能與思想和實業範圍中社會主義的進步並駕齊驅，我們也不必希罕。

【一切有主權者均爲社會主義而戰】布氏說：『那些抵禦社會主義的人們，在經濟上都努

力攻擊有主權者和有能力者。……現在勞動組織正不息地向完成的路上走着；這是立刻要把工人的意識喚醒，使他感覺得他的生活是集體的而非個人的。……生存競爭是可以叫有產階級互相克制的。生存競爭的緊張是可以叫工人們聯絡起來彼此互助的。現在有產階級的自身已經日見衰滅了。嚴重的競爭一年年地很顯然地，在使那些生下來就沒有資本的人們走到永無出頭希望的的地步去。從前那些受教育的寒士們因爲物質興趣超過了他們的階級同情所以去援助有產

階級，但現在資本家卻不能再得到這種援助了。目前的研究已經證明了出來，就是社會主義是建設在三種基礎上的——歷史的基礎，道德的基礎，以及經濟的基礎……我們藉着社會主義的理想，不但可以看到一切的癥結，而且也可以看見這癥結的消滅。於是我們就進入了一個未來的更乾淨，更勇敢更聖潔的生活中去；於是我們便堅決地，興奮地，鎮靜地，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結論】從此，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的費邊主義者對於那些傾向於合作國家的經濟原因，和社會主義者社會之描寫就結束了。他們和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地覺得社會主義乃是一切巨大的經濟勢力和社會勢力的結果。我們在別的地方已經說過，費邊主義者很相信逐漸而平和的演進，照他們看來，這種演進是從國家機能的擴張，政治行動的效率，教育事業的發展，以及社會道德的喚起中得來的；這乃是早年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置信的。他們不相信從劇變而得的暴力革命。在經濟論裏面，他們所注重的並不是那些從剩餘價值而來的罪惡，卻是那些從私有經濟租金而來的罪惡。他們雖竭力描寫着聯合生產的可能性，以引起一般人的信仰，但他們卻沒有烏託邦者那些不可能的幻想。在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在把中等階級改變過來，他們就

不能像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把工人們喚醒過來；因為馬克思主義者乃是要從階級鬭爭去達到行動的目的的。雖然如此，但他們不但對於英國社會主義的思想給予了重要的貢獻，就是對於全世界社會主義的思想也曾給予過偉大的輔助。

三十年以後

【忽視工會運動】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費邊論文中，衛布把數十年來，自從第一版論文發行之後，費邊社會裏面思想上的改變，原原本本地敘述了出來。照他看來，一切論文中所有的經濟雖按原則而論，是健全的，但那論文中關係歷史的一部卻比較地不很可靠。

衛氏在提到最初費邊思想結構中疏漏之處時便宣布着：以前一般費邊主義者都沒有感到過工會運動的重要。

衛氏寫着說：『這是很顯然的，就是我們沒有把工會主義看為一種重要的東西；因為在我們的書裏，從沒有把工會看為一種政治力，或社會構造中主要的成分。這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一八八九年時，我們還沒有知道各種工會的永久的價值，以及牠所含有的重要的社會功能。那時我們還

沒有預測到這工會乃是社會組織中永久的一部份，在明日社會中一定可以有牠的重要的公共的功能；雖然現在，我們已承認牠是社會組織中永久的一部份。現在我們要立刻去補救這種智識中的缺憾了。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工會運動史以及一八九七年底發表的那種對於工人組織構造和功能的廣涵的分析——名曰工業民主主義——便把工會運動介紹到我們的普通意識中來了。我們也許說：工會的貢獻還不止於此，因為牠為將來研究工會的不同方面的人們，樹立了一個基礎，並且也做了牠促進的工作。無論我們對於牠演繹到基爾特社會主義一事上有什麼意見，但牠在將來社會中所得的地位，卻已成了這世紀社會主義思想中最重要貢獻了。」

【賤估合作運動】衛氏又說：『就是對於合作運動，我們也同樣地不甚欣賞。我們沒有承認過：就是在工人階級的合作中，是有未來社會構造的成分貯存着的。因此，在我們含有建設的預言中，我們從沒有應用過從一八四四年以後那些合作主義者所尋找到的實際組織的一切重要的發明。我們也沒有知道這些發明的東西究竟到什麼程度為止，可使社會生產利益，不但在預言利潤一方面，而且也在滿足指定需要一事上達到實際的地步。這種新發現更能在家庭供給的廣賅

的事上，把集產組織超過利潤資本家的勝利證明出來。這種缺憾是一八九〇年出版的英國合作運動補充的；這書是剛才加入我們團體的一個人寫的。——這就是撲特俾阿特立斯，蓋即未來的衛布夫人。

【地方社會主義之重要】衛氏又說：在費邊派寫這些論文時，他們還沒有感覺到，在任何富

有組織和人烟稠密的社會中，他們應當給地方社會主義以充分的地位，他們又沒有感覺到，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那些按照民主原則而組織以及含有自治性的地方團體所處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說：『不過到後來，費邊派卻也很強烈地欣賞這些團體的許多的功能，這樣，我們才脫離了單

純國家雇主的專橫——因為這雇主的性質是官僚的——以及社會生活中那種徹頭徹尾的無變化辦法的高壓。從此，我們才覺得在明日社會中，那些不喜歡普斯忒的辦法的人，是儘可遷移到亥給特去，住在另一個地方政府之下的。因此，我們便得到了更多的個人自由的意識，看見了許多的變化；而且在這完全的和廣賅的集產主義下，人格上各種的發展也便得到了牠實在的機會。於是我們便致力於地方社會主義的研究和宣傳。我們從地方社會主義增長一事上所得到的結

果，不但使集產主義有益的經驗大大地擴充了，不但使工黨中的數千個黨員在地方自治團體上得到了他們的地位，而且也滿足了社會主義社會中一般人對於組織的遠象。』

【失業解決的錯誤的觀察】衛氏接着說，這些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的費邊主義的作家們，對於國家政府比較以前的人要了解得多，雖然他們對於國家化一事所具有的實在意見，是很模糊而非精密的。他們對於將來農作問題的意見是根本空虛的。他們對於研究失業問題的方法，是不很懂得的。他們犯了一種毛病，這毛病不但爲其他社會主義者所通有，就是普通經濟家和政治家也是犯着這毛病的；因爲他們都以爲在任何制度下，倘使我們沒有組織完備的集產主義，那麼，我們斷不能在實際方面把普徧失業的循環時代消滅。因此，他們便照這種錯誤的觀察，在失業組織上去用他們的思想了。但他們卻沒有知道，在社會主義和現有制度下，對於那些社會無用的人的教養和供給，我們是應當予以設備的。

【費邊主義在國際方面的地位】衛氏說：『我們有着一種更普徧的缺憾，就是我們對於一切事總沒有按照國際眼光想去；這種缺憾對於我們的組織和功能很有關係。我們中間除了克拉

克之外，再沒有一個人能注意到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的運動或一切國際的關係……除了在研究蒲魯東，拉薩爾，馬克思時所應用的材料，以及和亡命倫敦的社會主義者之淺薄的個人交往之外，我們對於其他各國社會主義世界中所有的一切情形是不再有所知的了。但現在我們卻已把我們的知識趕快地改良。因為在一八九一年於布魯塞爾地方舉行的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會議中，費邊社已有了牠的代表。從此，費邊社在國際關係間，便有了牠的地位。雖然如此，但我們卻有我們自己的國際主義。我們對於許多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所懷抱的這種大同主義的理想不很表同情，因為這即使沒有把瑪志尼和哥布登兩派的學說引入歧途，但至少也是一種變本加厲的辦法。我們所希望的乃是一個有組織的國際主義，而且，在這國際主義中，一切手工業的工資，勞動者的民族特性，是應當和各國政府的特性一樣地不為機械式的一成不變的定律所抹殺，所拘束；不但應當分別發展着，而且也應當比現在更甚地分別發展着。我們所需要的，是各民族或各國家都能不為外力所阻，追求自己的進步，形成自己的命運；這樣，我們才能使各民族或各國家的特殊智能格外地強烈起來；這樣，我們才能使各民族或各國對於世界的特殊貢獻格外地增長起來。倘

使我們要使那共同的將來達到充實的地步，那麼，我們必須把一切好的原質和成功互相交換，使好的原質和成功的異趣繼續地增長着；就是在比較地次要的事，例如服裝和語言上，也應如此。因為我們所主張的，我們雖可以從互相切磋中獲益，但我們卻沒有要超過別人的意思——這優勝是從各種不同性質的聯合說來的——所以英國人便應當竭力地從好的方面去保持他們英國人的資格；法國人亦然。無論如何，這是愛國主義與我們所要達到的國際主義的綜和。這是我們所堅持的。我們既不相信「帝國主義」，也不相信「小英國主義」；我們承認在一切國家和民族間都有着美好的原質的和互惠特長——這是穆勒的話——我們希望把這原質和特長來替代一般人對於民族優勝和國家統治的那種無知的自負心。我們對於任何民族的特色和任何民族超過其他民族的地方——就是超過自己，也是可以的——只要其有利於一切人類，是沒有不立刻地加以承認的。」

【自由的心理】衛氏說，那些費邊主義者從沒有把一般人對於社會自由複雜心理的情形加以充分的思考；這是他們的錯誤。他說：『沒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倘使他自己不以爲自由；沒有一

個人是可以從他統治的責任中得到利益，倘使他不覺得他自己也是統治者……我們對於民主主義的原則——自由和博愛——雖是很堅決，但我們卻很容易把社會主義中那種不可不有的原則——平等——忘掉。我們現在雖應從我們對於合作制度，地方政府，工會運動的親密的智識中去獲得我們所沒有過的東西，但以後我們卻應當從社會心理的研究中去得到我們的知識；其實我們對於社會心理是有過貢獻的。」

【宣傳政策】衛氏對於費邊社的宣傳政策，曾說：費邊社是極相信這政策的——這政策不。但要把社會主義思想那計劃介紹到那些已完全相信的人的心裏，而且也要把這思想和計劃介紹到一般和我們不同的人的心裏，以下是衛氏的話：『我們對於這些宣傳工作是極其努力的；但在主張政治自由的或主張政治急迫的人們中間是如此，就是在主張政治保守的人們中間也是如此；不但在主張工會運動者和合作者的中間是如此，就是在僱主和財政家的中間也是如此的。照我看來，現在沒有一個人不相信這是一種有力和勝利的宣傳方法，因為現在除了這方法之外，我們是再沒有別的政治運動的了。』

【費邊社贊成獨立的政治行動】衛氏接着說：倘使費邊社不能成爲一個確定的社會主義黨，以對付自由黨和保守黨，倘使費邊社不能進入於英國的政治，那麼，費邊社是不能有什麼進步，而達到社會主義的地步的。以下是他的話：『我們很堅持地在奮鬥着，想要樹植起一個獨立的政黨來，這政黨所持守的是社會主義的觀點。所採納的是社會主義的計劃。我們承認——因爲事實已很準確地證明了出來——在這國家和這時代之內，這政黨的實在基礎只有工資階級，這政黨的有效的組織只有工會組織。』一八九三年獨立工黨組織成立時，費邊主義者很高興地參加着。在第一次舉行勞動代表委員會時，也有他們在內；這委員會即是英國工黨的濫觴。這黨在一九一八年所採納的計劃，和費邊主義的作家們在三十年以前所主張的，很多類似之處。

以上乃是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費邊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貢獻。現在我們要轉移到那些和英國費邊主義者相類似的德國修正主義者方面去了。

第十九章 德國社會民主黨與拉薩爾

【德國社會主義的發現】現在這憧憬正從英國——在這地方，我們已經把費邊社會主義打量過了——向德國，從費邊派社會思想——假使我們以為費邊社會主義者果真已造成了另一個思想的派別——向修正主義轉移着。

就修正主義這個名詞看來，我們就知道修正主義者的目的是在修正馬克思的哲學。但在還沒有討論到修正主義者之前，我也許先把一八八〇年之前的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全部略微觀察一下，因為修正運動是剛巧在這時候發現的。

德國社會主義運動開始於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時候。普王腓特烈第四雖沒有按照他在他地位動搖時所允許的話做去，但那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九年間所有的普通的騷動卻給予了德國民主運動以一個強有力的刺激。陶遜這樣的寫着：『從這幾年的政變和沸騰之中，發現了社會

主義；這是一般的希望中一個新生的目的。在這些地震，狂風和火併既過之後遺留着的就是社會主義。』

【限制法】自從這些騷動發生之後，工人階級才覺得他們在國家法制中是有着一種地位的。於是各種工人團體便產生了。因為這種組織把許多上等階級的人氣壞了，所以就有許多限制法跟着起來。一八五一年，許多省分，都已通過了驅逐政治嫌疑犯，撲滅工人團體的法令。一八五四年七月德國議會所通過的一切議案中的一條是：『爲謀求公共安全起見，一切聯邦政府，都應負責，於二月內，把境內所有一切工會和團體，無論其爲政治，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有的，一律解散，並禁止這種組織的復活，違者處罰。』

一八五四年，他們通過了一種很嚴刻的出版法，使任何人在沒有開始他的印刷生活之前，不得不先得到官廳的特許。大多數民主主義的新聞紙，爲了這法律的緣故，便陷入窘境中去了。舉行公共會議的權利也同樣地被限制着。此後聯邦議會就接到了一個報告，說革命的中心法蘭克福業已給人家從民主主義的手中奪了過來，民主主義的出版物也不再出售了。所以，從表面看來，這

運動確已暫歸消滅。

【合作運動】 在以後數年間，德國自由主義的最顯著的表示，要算是叔爾測對赤力的合乎中庸之道的合作運動了。這運動的目的，是在向工人階級宣傳『自助』的學說，以與『國助』一說相對抗，這運動得到了牠的進步，組織了許多使商人們便於獲得原料的合作會社，並又創辦了幾處借款會社。這運動主要的對象乃是小商人和工匠階級；對於工人們是一些兒影響也沒有。在一八六〇年，這運動已有了二十萬多的會員和將近三千萬金元的商業上的經營。

【德國政黨】 在一八六〇年，德國最重要的政黨要算是保守黨和國家自由黨。保守黨——又名大德黨——希望把奧地利保留着，作為聯邦中間的一部。國家自由黨不許工人們為黨員，同時又反對奧地利加入聯盟。自由黨所代表的是中等階級和上等階級。在這時候，民主主義者是沒有什麼有力的組織的。在一八六一年，進步黨成立了；這黨所代表的政策，比其他各黨要進步的多，所以牠不久就成了一個健全而有力的組織；在一八六二年，牠居然在支配德國大多數的通都大邑了。

【工人會社】在這時候，來比錫的工人組合派定了一個委員，其目的在設法建設勞動會社於德國各部。

其第一次會議是在柏林舉行的，時爲一八六二年十月。從這會議的紀錄看來，我們便可知道，在各代表間，他們的目的極不一致。贊成非政治政策者有之，主張把這會社作爲進步黨的附屬品者亦有之。在這淆亂的思想中發現了拉薩爾；他是全社會主義運動中最漂亮最有生氣的角色中的一個。

【拉薩爾】一八二五年拉氏生於北勒斯勞。他的父親是一個饒有資財的批發商人。拉氏在北勒斯勞大學和柏林大學研究語言和哲學。他大學時代的生活是十二分燦爛的。洪保德乃是當時偉人之一；他曾稱拉氏爲『神童』。拉氏自從出了大學之後，就結識了詩人海涅。其時海涅正爲承繼問題所擾，拉氏對於這問題很感興趣。他們倆由是相交甚深。其後，海涅在一封介紹信裏會這樣的寫着：『我友拉薩爾……是一個具有特殊智力的青年。他不但是——一個博學而具有敏銳的觀察力的希世之才，而且也是一個充滿着理想能力和意志堅強，行動機警的人，這簡直是可以把我

驚倒的。』

拉氏的第一部著作是赫拉頤利圖斯和其他不知名者之哲學，其第二部是人權學，這書在一八六一年出版。據法學家薩焚宜說，這書乃十六世紀以後最有能力的法學論文。

他從海茲弗爾脫伯爵夫人案中奪得的不堪一世的錦標，便使他在社會生活中成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夫人曾爲夫婿所虐待，以後她要求離異和扶助金。這案自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四年，歷時數年之久，審問了三十六次。後來拉氏便戰勝了伯爵。這實在是近代法律史裏最生動的案件之一。

在這幾年間，他對於革命運動已顯出一種深刻的興趣。一八四八年，他結識了馬克思，且又在他所編輯的報上投了些稿件。翌年，有人控他，說他有鼓動人們用武力去反對普魯士專制國之罪，於是他便被逮，且又判了六個月的監禁。

在五十年代，他脫離了社會生活，而專事哲學和文學之研究，到一八五〇年之後，他才致力於伯爵夫人的案件。

【拉氏樹植工黨的基礎】拉氏雖曾參與過進步黨，但不久他便脫離了，因為進步黨既無毅力，又乏企圖。

一八六二年，有人要他向柏林自由俱樂部演講。他應許了，他所選定的講題叫做憲法的性質。他說：憲法的基礎便是權力；倘使進步黨要把那個具有中古時代憲法和反動的普王以及他的政府打倒，那麼，他們不應單依據那些專談現有的不平情形的論調。他們應當活動才行。這種印刷品的演講辭雖為警察所沒收，但他們卻沒有取什麼步驟去反對這演講辭的原著者。這講演就引起了一八六二年四月二日向柏林工會的演講；這日期便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誕生日。後來他們把這次的演講辭印了出來，稱為工人計劃。這演講辭所包含着的許多成分，在共產黨宣言中是有的。其中對於經濟史觀和對於將來無產階級得勝的觀念，全是馬克思主義。

雖然如此，但拉氏與馬氏卻也有着不同之處，因為拉氏所注重的便是：國家真的功能乃是在輔助人類達到自由的地步。照他看來，倘使我們要造成這種國家，那麼，唯一的方法，便是根據普選，把國家放在大多數人統治之下。現在工廠制度的發達，已使工人們在國家中成為最大的力量。第

第二步，我們就應建設完全的民主政體，使工人們在法律方面也成爲最大的力量。以後的革命是要把無產階級安放在有權力的地位上。這就是全人類的勝利。

自從這演進辭出版之後，拉氏便被拘禁，其原因爲鼓動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的仇恨和厭棄。

其後，上文所提及的那些叔爾測對力赤的信從者，卽來比錫工人組合，也請拉氏到他們那裏去。拉氏很熱烈地接受了這約會。自從他在一八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表了他的答覆之後，便開始了實際的社會主義的行動；其結果爲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

他說：信用組合，合作會社等等不過是一種緩衝之法，是皮相之談。社會問題的中心乃是李嘉圖所定下的『經濟鐵律』，其意義爲：『勞動的平均工資總不過僅足以餬口而已；其實，生計應和一個國家的生活標準相符合，是延長生存和傳播物種的必需品。』

【工人們應組織起來成爲生產者】他說：叔爾測對力赤的信用辦法，對於那些無可生活的人們，並沒有什麼益處。信用和原料，對於一般具有資本的小商人雖有價值，但對於其他的人們，不

過是笑話而已。合作會社對於工人們也是同樣地沒有用處，因為工人們的困難並不在消費而是在生產。他說：『倘使說我們是消費者，那我們早已處在平等的地位了。一切人無論在憲兵面前，或在販賣人面前，都是平等的，只要我們能繳納代價。』

現在，我們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使勞動者自己作為生產者。工人階級應有生產組織；這樣，他們才能使他們的勞動獲得充分的價值——國家應供給工人階級以需要的資本。

至於那達到這種生產組合之路，是很容易的。他說：『工人階級應把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把普遍、平等和直接的參政權作為他們的口號。我們應使工人階級在德國的法制團體中獲得他們的代表——只有這種辦法才可以滿足他們政治的合法的期望。』

工人組合的大多數委員們雖採納了拉氏的意見，但其他的人們對於這種立場卻深為震駭；於是工人組合委員們便成了兩個對抗的營壘：一個是贊成拉氏的，一個是贊成叔氏的。

【工人組合參加拉氏運動】在五月中，工人組合邀請了拉氏和叔氏，要他們在來因河邊法蘭克福的工人會議面前說明各人的立場。叔氏為國會中職務的關依，沒有到會。於是拉氏就用了

他的雄辯術和如火如荼的話，把大多數的聽衆感動了。他對於聽衆最後的訴說就是：假使他們不贊成他的意見，那麼，他情願向叔氏說：『你是不錯的，——這些民衆還沒有進步到足以受輔助的地步；』而且他又情願躺臥在那不勒斯的海灣中，隨溫和的南風向他吹拂。以下是他的話：『我也許使我的性命充滿着苦惱，掙扎，煩悶和愁煩……但你們卻喪失了一個對於你們階級最友愛的——一個人。』

在幾個反對他的人離席之後，他們就付表決：贊成拉氏的有四百人之多，反對的只有一人。

【普遍工人組合的成立】於是，拉氏便成了民主運動的領袖，並又組織了普遍德國工人組合，在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他們把組合法通過了。以下是組合法的第一段。

『我們這些在底下簽着名的人們，用普遍德國工人組合這個名稱，替德國同盟國家組織一個會社；因爲我們相信：如果要使德國工人階級的社會利益獲得完全的表示，如果要剷除社會中的階級仇恨，那麼，唯一的方法，就是獲得普遍，平等和直接的參政權。這組合的目的是要用和平和合法的方法，去獲得這種參政權；尤其重要的，是我們應賺得一般人的輿情。』

一切德國工人們只要能繳納普通費用，都可加入這組合。此外，他們又在德國全部指派了許多經理者。

【對於普選和生產組合的辯護】拉氏爲了要證實他的計劃，所以說普選是必須的，因爲，倘使不用這種實際方法去實現這運動的權利，那麼，這運動便只是一種哲學派別或宗教派別，而永不能夠成爲一個政黨。因此，普選便成了他們的社會要求，這正像斧柄對斧頭一樣地有關係的。

拉氏不以他對生產組合的意見爲最後的。他感覺到單純抽象的經濟原則不能感動一般民衆；所以，在還沒有把民衆的理想掠奪過來以前，我們必要提出幾種實在和簡單的——但是根本的——意見，放在他們的面前。他在他寫給洛柏圖斯的函件中（一八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和五月二十六日）曾宣言說，他們也許要用五百年工夫去達到最後的解決，但他的意見卻真在向正當的方法進行着。

自從組合成立，直到他逝世爲止，拉氏不絕地在工作着，且又用了極大的效力，建造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於是他便把他的思想，安放在十萬會員的身上了。

起初，一切刊物對於這運動不很注意。不過到後來，一切刊物便爲勢所逼，而不得不打破牠們緘默無言的政策。於是，便有許多報紙和許多著名的言論家都來輔助他。不到一年功夫，拉氏便成了德國一個家曉戶喻的人了。

【勝利的前進】 第二年的冬季，他在一切嚴刻的衝突中度過了。到了一八六四年的春季，拉氏才開始他『顯赫的閱兵禮』。羣衆在科倫和其他各地都舉行大會。到了五月二十二日，他便達到了最高之點。同時一般人在綸斯多夫向拉氏表示歡迎，稱他爲工人階級的大先知。勞動女子們把花堆滿了他走的路。歡欣的工人團體，在一切凱旋門之下護送着他，在他演說時，給與他以歡迎的采聲。在他以後寫給海茲弗爾脫伯爵夫人的信裏，他曾說着：『我所感覺到的，就是這種景象必要在一個新宗教創立時才可以看到。』

【拉氏之死】 在這種興高采烈的時候之後，拉氏在利吉又碰見了多泥吉斯；這是拉氏以前在柏林時髦社會中結識的一位朋友。他們的相愛很是熱烈，居然決意要成婚了。不過這姑娘的父親——他是巴威的一位外交家——聽見了這結合的意思，卻非常憤怒。到末了，爲了一種可疑的

壓迫，她居然放棄拉氏，而鍾情於窩雷啓亞人拉哥威柴伯爵。於是拉氏立刻向這勝利的求婚者挑戰，要和他決鬥。這致命的事實在日內瓦附近的卡魯日地方舉行的，時爲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拉氏受了傷，過了三天便與世長逝了。

拉氏雖具有無限的精神和聰明，但卻缺少常識中的大度，且太容易爲個人熱情所牽引，而離開他所心愛的事業。雖然如此，但他卻給予了工人運動以莫大之感動。

陶遜寫着：『在拉氏還沒有踏進社會生活之前，工人階級是沒有組織的，他們像沒有牧人的羊羣一樣地在徘徊着。他就是那把一般民衆集合起來而組織第一個真的工黨的人。』

【倍伯兒和李布克尼希的計劃】拉氏的黨員大都自普魯士而來；在他死的時候，只有五千人。不幸，這運動選擇了柏刻爲他的繼續者，因爲柏刻是一個一無所能的人。他以『人類的總統』自居，這是一件滑稽的事。在經過了許多變遷之後，到一八六七年，他們才選中了許威次爾當他們的主席，他是一個博學有爲的人。在他任主席的第一年，他便去進行普選事宜，這是指德國北部國會的議員之撰舉而說的。這種特權給與了全運動以深切的影響。

在拉氏還沒有死的以前，在薩克森和德國南部的工人中間，也已有其他會社的組織。在一八六三年，這許多會社在法蘭克福地方聯合了起來。按大體而論，他們是贊成叔爾測對力赤而反對拉氏的。這聯合之所以不愧為進取，在因為牠的趨向還不失為進步的緣故；所以牠便包含了許多急進份子在裏面。李布克尼希是其中的一個。他是路得的後裔，出身於有教育和優秀的家庭。李氏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烈之後，曾被流放，曾在巴黎經人介紹而與馬克思和恩格爾一夥人為伍。倍伯兒也是一個超絕羣倫的人。按職業而論，他是一個列物匠。他曾嘗過赤貧的苦杯，是工人階級反抗精神的現實。

在這些人的指導之下，這聯合會的行動便漸趨激烈。一八六六年八月，李氏和倍氏就已在刻姆尼斯的工人會議中立下了政治的要求，因為照他們的意見，這種要求應作為德國勞動者的最近的目的；所謂要求者乃是：（一）使人民在自治上享有無限制的權利；（二）予人民以普遍，直接，和均等的選舉權，以及密選權；（三）廢止常備軍，而以民軍代之；（四）設置有權力之國會，以便解決一切關係和平和戰爭之問題；（五）統一德國，使成為共和國；（六）廢止從地位，出身，和

職業得來之特權（七）規定法制，以促進人民之德智體三育。

一八六七年秋，他們選了倍伯兒爲總工會的主席。在一八六八年，那些急進派的人們居然使工人會議接受了國際黨主要的說數。於是總工會便解散了，社會民主工人黨遂在挨塞那呢組織了起來；這工人黨派了代表到巴塞爾國際會議去。

【社會主義者獲得了國會的代表權】這工人黨和拉薩爾黨在德國北部的國會中曾有過七個代表。這兩黨的戰略是不同的。拉氏組織的領袖許威次爾，以爲北日耳曼聯邦國乃是一種必須具有的惡事，是社會主義者所應利用的。在另一方面，李布克尼希卻相信所謂聯邦，不過是一個反動的國家而已，這國家是要造成日耳曼的奴隸制度的；因此，社會主義的代表，對於國會中一切含有實際性的法制，不應於以協助，倘使只把牠作爲向全民衆宣布他們使命的講台，那就毀了。這樣，就觀念而論，拉薩爾克乃是國家主義者，但李布克尼希派卻是國際主義者。

【社會主義對於普法戰爭之態度】在普法戰爭時，李布克尼希和倍伯兒都不願意爲着戰時借款去投票，且又反對俾士麥和拿破崙的政策。但在另一方面，許威次爾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的

代表們對於這預算案卻很贊成；他們最切的理由，是因為倘使法國戰勝了，那法國的工人們必要被打倒，拿破崙必要起來，日耳曼必要瓦解。到了法國失敗之後，社會主義代表團的全部才否認第二次戰時借款投票的事，才要求立即的議和了。此外，他們對於侵蝕法國領土這回事也是反對的。在這時候，有許多領袖們都爲了他們議和運動而下獄。當一八七一年，法國巴黎公社的暴動突起時，那些日耳曼的社會主義者便在許多大城市舉行民衆會議，表示他們對於巴黎工人們的同情。當這時候，倍伯兒便在國會裏發表了他那一篇可紀念的演說辭。他說：

『你們應當知道，歐洲無產階級的全部，以及一切對於自由和獨立表示着同情的人，都已把他們的眼光集中在巴黎了。假使現在巴黎失敗了，那我該提醒你們，巴黎的奮鬥不過是前哨中的一個微小的接觸而已；至於歐洲主要的衝突，卻還在後面哩！在數十年之後，巴黎無產階級的戰聲——在皇宮中有戰爭！在茅屋中有和平！在貧乏和怠惰的人間有死亡！——必要成爲歐洲無產階級全部的戰聲。』

【一八七五年的梟塔會議】 社會主義運動，雖爲了戰爭，暫時軟了下去，但不久卻又得到了

牠以前的力量。在一八七四年，自從投機和商業失敗之後，社會主義者的票數便達到了三十四萬票之多（在一八七一年只有十萬二千票；）同時，九個社會主義者又回到國會裏面去。自從拉薩爾一派原有的領袖辭職以後，社會主義者兩翼的混合才得到了牠的出路。這混合成於一八七五年的皋塔會議中；因為二千四百人的日耳曼社會民主工人黨是在這時候成立的。照例，他們的計數乃是一種妥協。馬克思對於他們向國家要求補助以達到生產組織一事是很反對的。

【反社會主義的法制】在一八七七年時，一般社會主義者都誇張着說，他們已得到了五十萬票，又說他們在國會裏面已經有了十二個會員。但這增添卻驚動了政府。現在政府必須取一種步驟，以阻其進步。同時，政府又得到了一種藉口。一八七八年，兩件失敗的暗殺德王的事發生了。其實，沒有一個暗殺者是與社會民主工人黨有正式關係的。不過德王卻立刻要求反社會主義法的制定。於是政府便大施阻礙國會的手段，且又把牠解散了。工人黨又舉行了一次選舉，但大多數卻贊成德王。現在俾士麥便向社會主義者攻擊了。他說，他對於拉薩爾是極表同情的，是極致敬意的；他以為拉氏在他所遇見的一切人間，乃是一個極聰明極可愛的人。但倍伯兒在德國議會中稱揚

巴黎公社的演說，卻說服了他，就是那些社會主義者乃是些危險份子。其結果便是反社會主義法的制定。這法制把社會主義者的會議和社會主義印刷品的傳播都禁止了。

從此，有數年之久，只有國會裏尚可以享有言論的自由。一般人都隨意地預言着：社會主義運動的末日是已經到了。不過社會主義者在瑞士卻立刻出版了社會民主者，這刊物是本斯泰因編輯的。每星期他們送幾千冊到邊陲上去，在德國工人的家庭中分散着。

同時，社會主義者的票數在增加着。在一八八一年，他們的票數是三十一萬二千張。在一八九〇年，他們的票數卻達到了一百四十二萬七千張的地步，共增加四十倍。在一切有工業的城市中都有着極大的獲得。在一八八五年之後，就是在鄉民間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壓迫顯然是不能把社會主義破壞的。於是政府便把法律廢止了。當克卡樸講到在這些困難的日子中社會民主者的工作時，曾切實地說道：這奮鬥把運動的非常的生命力證明了出來。那些社會民主者表示了一種耐久，果敢和有紀律的精神……這是自從人類社會開始以來，在一切勞動運動的紀錄中還不曾有過的。對於拿破崙以後那個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他們保持着一種堅忍不拔和毫無畏縮的抵抗力。

雖然這政治家是掌管着一個偉大的近代國家的一切富源的，雖然這政治家是有着一種用各種方法來污蔑這運動的報紙作爲後盾的。但就整個的黨而論，他們從沒有暴動行爲。其實，他們卻把一切高尚的原質都證明了出來。這一切原質可以使人們和政黨在歷史中得到重要的地位。」

【俾士麥和國家社會主義者】在這些壓迫的日子，俾士麥是很聰明的，因爲他沒有把他的活動單單限於壓迫就算。

他同時又給於了一般人的溫和的社會改良，他的目的是要用這種改良去補償工人階級對於自由的損失。一八八二年，政府採納了兩種關於意外和疾病保險的供給的議案。這兩種議案到了一八八五年才發生效力。自從威廉愷撒第二卽位之後，在這兩種辦法之外，他們便又得了一種年老保險法。這年老保險法可以使工人在七十歲之後得到一種年金。就是在七十歲以前，倘使無力工作，那他也可以得到這年金。俾士麥在執行這種改良辦法時，承認着：他不過把原有對於人民幸福的慈祥的勃蘭登堡政策恢復過來就是了。他的目的乃是要增加國家的權力和昌盛。

他也曾受過國家社會主義者哲學的影響。國家社會主義者乃是經濟學者的一個新的派別，

他們主張政府應當鞏固工人的職業改良他們衛生和道德的狀況，阻止婦女和兒童的勞動，用課稅方法，使財富的分配達到均等的地步，把交通和運輸的能力收爲國有，保護工人，使他們免除一切意外之事和疾病，並且幫助他們，改良他們的生活。

【耶爾福的計劃】在限制法的時代，工人黨自然是要在戰略問題上分歧的。極端派要的是武力的戰略，又說領袖是膽怯的，因爲他們的主張是溫和的。在一八九〇年，工人黨又在德國舉行了許多會議。他們把情形切實地討論了，末了，他們覺得領袖——倍伯兒，李布克尼希和新納——的戰略是完全不錯的。

一八九一年，工人黨改變了他們的方法，且又採納了耶爾福的計劃。耶爾福的計劃是不向國家要求補助，以達到生產事業的。反過來說，這計劃可以使工人黨與馬克思計劃合而爲一。

在觀念方面看來，一八九一年的耶爾福計劃是含有馬克思主義的性質的。牠主張着：（一）一切生產力逐漸地在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去；（二）許許多多的人民都在被擲入工人階級中去；（三）這些工人們的生活逐漸地在變壞；（四）那些加害於資產社會的不時的危機，把侵略

和被侵略者間的鴻溝慢慢地擴大着；（五）只有生產力的改造才可以解決這社會問題，而且這種改造只有在國際協助和工人階級組織成立之後才能成功。以上是這計劃的原則。這是可以使我們回想到共產黨宣言的：

『有產社會的經濟發展必要把小的生產打倒。這種小的生產的基礎，是工人生產能力中的私有財產。但有產社會的經濟發展卻使工人從他的生產力分離了，使他成了一個沒有財產的無產階級的人；同時這生產力便爲少數資本家和大地主們壟斷去了。

這生產力的壟斷會把偉大生產中各種小的生產排擠出去，會使工具變爲機器，會使人類勞動的生產力大大地增長起來。但這種改造中的一切利益卻都爲資本家和大地主所壟斷。這種情形，在那些無產階級和在墮落的中等階級，乃是生活的不穩固，以及痛苦，壓迫，奴隸生活墮落和損失的增長。

無產階級的人數一天天地增加着，剩餘工人的隊伍一天天地擴大着，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間的鴻溝一天天地伸長着，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間的階級鬭爭一天天地變爲嚴重，這情形把

現代社會分作了兩個敵體的營壘，這情形是一切工業國家的普通的特色。

貧富中間的深淵，爲了一切危機的緣故，便擴大了。這種危機是資產階級生產方法中自然的產品，是時常要達到更普遍更破壞的地步的。是可以使普通的社會情形成爲不穩固的，是可以證明生產力已超過了現有的社會的，是可以證明生產力中的私有財產是和生產力的合理的應用和充分的發達不相符合的。

生產工具中的私有財產，在以前，雖可以使生產者在自己的產品中得到財產，但現在，這私有財產，卻成了劫奪農業主人，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工具，而且又成了使那些無所事事的人們，資本家們，和大地主們，去占有工人產品的工俱。只有在生產力中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土地，礦產，原料，工具，機器，交通爲能力）變爲社會財產，和商品生產變爲社會主義的生產（這生產是爲社會而有的，並且也是爲社會所經營的）的時候，我們才可以使偉大的生產和社會勞動中那不絕增加着的生產力，去把那些以前被侵略過的人們痛苦和壓迫剷除，而成爲他們最高幸福，和多方面的和諧發展的根源。

這種社會改造不但是無產階級的解放，而且也是那在現有情形下受苦的人類全部的解放。但這改造卻不過是勞動階級的工作而已，因為其他一切階級雖然他們的利益是互相衝突的，但他們的立足點卻是生產力中的私有財產，他們的共同目的卻都是要維持現有社會的基礎的。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侵略中所有的奮鬥，必是一種政治的奮鬥。假使沒有政治權，那工人階級是不能指導牠經濟的奮鬥的，是不能發展牠經濟的組織的。倘使沒有政治權力，那工人階級是不能把生產力改爲集體社會的所有物的。

社會民主黨的事業，是要使工人階級的奮鬥成爲一個有意識有聯絡的奮鬥，使工人階級知道牠不可避免的目的之所在。

在一切國家間，倘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普遍的，那工人階級的利益也一定是普遍的。自從世界商業和世界商場的生產力擴大之後，一個國家工人們的情形便慢慢地去依賴在其他國家的工人情形的身上。因此，工人階級的解放乃是一件一切文明國家工人們共同注意的事。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承認了這點之後，便感覺到牠和其他一切國家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們是

一樣的，而且又把這感覺宣布了出來。

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張的，並不是新的階級特權，和專有的權利，卻是階級統治和階級自身的廢止，以及一切人們——沒有男女和出身的分別——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爲了這緣故，所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現有社會中奮鬥着，牠所反對的不但是對工資勞動者之侵略和壓迫，而且也是一切階級的侵略和壓迫，無論這侵略和壓迫是對於階級、黨派、性別、民族說的。

【社會民主黨者臨時的要求】於是社會民主黨便從這些原則進行到臨時的要求了：（一）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選舉權，（二）直接法制，（三）代替常備軍的民軍，（四）言論的自由和自由集合的權利，（五）男女間的平等，（六）政教的分離，（七）強迫的普遍教育，（八）自由的司法行政，（九）自由的醫藥療治，（十）遞增的收得稅和遺產稅，（十一）直接課稅的廢止，（十二）保護勞動的法制，例如八小時爲普通工作時間的規定，夜工及童工的禁止，一星期三十六小時休息時間的保證，承認工會爲正當，農工業工人中間均等報酬的給予，以及社會保險制度——在這制度的執行中，應有工人階級有效的合作——的設置。

耶爾福計劃乃是李布克尼希和倍伯兒領袖的馬克思黨勝過拉薩爾派的地方。這計劃反映串來的是普魯士社會主義者的感覺，雖然在他們面前，有着專制和窮兵黷武的普魯士國家，雖然這國家有着非民主的憲法，對於工人權利的堅強的反對力，以及極有組織的工業制度。

第二十章 本斯泰因與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之反對】在德國，發生了一種對於馬克思見解的逐漸的反對，這就是修正主義者的反對。這反對的中心是在德國南部——薩克森，巴威等處，因為在那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雖沒有像在普魯士那樣迅速，但那裏國家的民主精神卻是在普魯士之上。巴威社會民主者的領袖爾瑪對於資本和土地——尤其是後者——是要集中於更少數人的手裏的一說，常是否認的。他主張社會主義者應慢慢地注意到臨時的改良上去，並又主張為要得到農民的擁護，所以這種主意是必須的；因社會主義者若堅持着說，只有等到土地耕種演進到集中和最後的社會化時，現有的領有者才能得到利益，那麼，這般農民們便要離去了。

【本斯泰因】自從本斯泰因一八九九年的演進的社會主義出版後，修正主義者的事業便得了一種極大的助力。

一八五〇年，本氏生於柏林。他是一個車頭工程師的兒子。他是在德國高等學校中讀書的，十六歲時，他當了一家銀行中的書記生。一八七二年，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黨，從此，他便和德國社會主義者的報紙發生了很深的關係。

一八七八年，本氏拋棄他銀行的地位，改就富有資產的報的幹事和啓波格的祕書兩職。在反社會主義法通過的那年，他離開德國，以後，有二十年光景，他便是一個流放者。直到一八八八年，他才做了社會民主者沮利克報的編輯。這報雖有着嚴峻的法律，但在德國各城市中卻銷行得很廣，且又是按期出版的。於是德國政府中人便強迫瑞士政府要她把本斯泰因趕跑。一八八八年，他往倫敦，在那裏，他做了柏林報的倫敦記者，並又做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者和理論者。

在英國時，本氏和英國社會主義運動是有着深切的接觸的，雖然他在這運動中沒有怎樣的活動。他有數年之久，做了恩格爾的一個很接近很忠實的朋友，且在倫敦恩氏家中又曾度過好些個黃昏。果然，他和恩氏的交誼把他對於馬克思經濟構造的批評稽遲了，這批評過了數年之後，他才披露出來，此外他對於費邊社的領袖們也很熟識。他們的見解對於他的作品自然是有極大的

影響的。

馬克思在倫敦時發揮了他的論調，本斯泰因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也是在倫敦寫的。這些批評，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新時報裏按期披露着——此外，他在新時報上又寫許多別的論文。其結果，就是德國黨內的劇烈的衝突。以後，他又把他的見解在他一八九八年十月寫給司徒嘉德社會民主黨大會的信裏敘述了出來，跟着起來的是他的社會主義之現狀和將來，這是在他寫信以後數月的事。一八九九年的漢諾威會議會費三天工夫去討論這書的結論；但以後這會議卻通過了一個議案，說他對於這些見解是不贊成的。

一九〇〇年，本斯泰因回到了德國，這時他便是修正主義派的領袖。這修正主義派雖有着社會民主黨公然的反對，但在青年中間，卻得到了許多信從的人。

從一九〇〇年直到歐戰爆發為止，修正主義者和以考茨基為領袖的馬克思主義者間的衝突，在社會主義的刊物上着實引起許多人的注意。

【修正主義者之主要爭點】 以下是本氏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寫結司徒嘉德社會民主黨大

會的信裏所有的爭點。

(一) 資本制度的潰崩不是急迫的。因此，倘使黨所採納的政策乃是以即刻社會的劇變爲基礎，那是錯誤的。

(二) 倘使單就社會演進的普通趨勢而論，那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社會演進論是不錯的，但在計算演進時間的事上，共產黨宣言卻是錯誤的。對於這點，恩格爾在他的法國階級鬭爭的序言裏曾坦白地承認過。

(三) 社會情形還沒有發展到像共產黨宣言所描寫的階級衝突那樣嚴重的地步。他說：『跟着社會財富的陡增同來的，並不是大資本家人數的減少，卻是各級資本家人數的增添。各種中等階級雖改變了牠們的性質，但牠們卻還是在社會階級中的。』

(四) 就是到今天，一切一樣充分，一樣高低的生產工業的各部門也還沒有達到集中的地步，在有許多的部分中馬克思派的預測是不錯的；但在農業中，這集中卻進行得很遲緩。其實在各種企業中，現在卻有很多很多的級階。

(五)在工人階級運動的壓迫之下，社會反動已經在攻擊資本侵略的趨向了。他說：「工廠法制的設置，地方政府的民主化，工區的擴大，工會和合作商業制從法律限制所得的解放，公共機關對於勞動標準情形的考慮——這許多都是演進方面的特色。而且倘使近代各國的政治組織愈是民主化，那政治劇變愈是不很需要，愈是沒有機會。」

難道無產階級的奪取政權不過是一種政變就是了嗎？一八七二年，馬克思和恩格爾在新版共產黨宣言的序言中曾聲明着巴黎公社業已證明，工人階級是不能單單領有着現有的政治機械，而按照牠自己的目的去使這機械活動的。一八九五年恩格爾宣言着：用少數有意識的人去引導無意識民衆的那種革命時代是已經過去的了。不過，恩氏就是到一八九五年也還是把演進的程度看得過分了。

(六)若欲使這持久的勝利得到更大的保障，這麼這保障並不是在於劇變的衝突所產生出來的可能性中，卻是在於穩固的進步中的。

因此，本氏以爲最有價值的乃是：(一)以後的社會民主的工作，(二)工人們對於政權的

奮鬥，(三)市鎮和都市中工人們的階級利益的政治奮鬥，(四)工人們工業組織的工作。

這樣，本氏的主張便是：運動乃是社會主義最後的目的，此外社會主義就沒有什麼別的事工了。他對於實現社會主義原則一個問題，雖不能表示他冷淡的態度，但他表示的卻終究不過是冷淡的態度，或者說，他表示的乃是疏略的態度。他說：『至於一切事物最後的方式，那我對於將來是從沒有過分的興趣的，除了普通原則之外，對於任何描寫將來的作品，我都念不下去，我把思想和努力用在現在和最近將來的事上。此外，我又致力於將來的遠景，倘使這遠景是能使我在現在得到相當的行動——政治權力的掠取一定可以使我們達到領有政治權利的地步。所以，照我看來，現在德國社會民主主義戰略中最重要問題，乃是怎樣可於擴大德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經濟權利。』

他又說：『爲了一切事都是不能思議的，所以對於社會主義的最後目的，我便不去思議了。但我對於社會主義者之運動以及工人階級的前進卻是很相信的，因爲那些工人們是可以把這社會從商業式的土地領有的寡頭統治，一變而爲真實的民主制度的。而且，這民主制度的各部份，是

根據於那些工作者和創造者的志趣，而得到牠們的方向的。這樣，工人階級才可以一步步地達到他們解放的目的。』

【本斯泰因對於經濟史觀的批評】此後，本氏便更詳盡地討論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根本觀念了。第一，他討論的是唯物史觀或後來普通所稱的經濟史觀。他不否認這解釋。他反對的不過是馬克思和恩格爾原有論調的偏狹之處而已；而且他又使我們注意到以後他們作品中舍着的話語，就是在解釋過去歷史和預測將來情形時，除了經濟原因之外，我們更應注意到其他的原因。他說：『倘使我們要應用唯物史觀，那我們應當應用那最成熟的唯物史觀——這就是說：除了生產能力和生產情形的歷史和勢力之外，對於法律思想和道德思想，各時代的歷史遺傳，各時代的宗教遺傳，地理的勢力，以及其他自然環境的影響，我們也應予以充分的認可——因為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的精神性質也都是應當歸屬於唯物史觀的。這是我們應特別看到的一點，因為這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研究古代歷史的問題，卻已是一個預測將來演進的問題了。假使我們要用唯物史觀去作爲將來的嚮導，起初，那些純粹的經濟原因只能把創造思想時所有的趨向創造出來，

但這些思想的起源傳播以及方式，卻是要看全部勢力的合作如何而定的。』

還有。本氏又抗辯着說：爲了社會進步的緣故，所以非經濟的原因在規定將來變化時，是一定要漸漸地成爲更重要的。他說：『現代社會在理想方面比以前社會要豐富得多，但理想卻不是經濟或和經濟勢力一樣的自然所規定的。現在科學，藝術以及許許多多的社會關係並沒有像以前那樣依靠在經濟上。爲免除誤會起見，我們可以說：現在經濟演進達到的一點，已給予了理想方面的原因——尤其是道德原因——以更多獨立活動的餘地；這是以前所沒有的。這樣，那論調的根本思想沒有爲了這緣故而失掉牠的統一性；反過來說，那論調卻因此而獲得了牠的科學性。』

本氏說：我們應當承認，除了經濟原因之外，假使對於其他勢力我們也予以相當之認可，那我們就不易預測到將來的情形，因爲我們對於一切可以影響這情形的原因是不容易予以相當的估計的。如果有人把這情形看得太簡單，而單單注意在經濟原因上，那他便有假先知之慮了，此外，本氏對於『唯物觀』這句話的應用也不贊成，因爲這論調的基礎是哲學的唯物主義。

從此，我們便知道：本氏批評馬克思的經濟史觀，並不是批評馬克思和恩格爾那種比較地更

成熟的說數，卻不過批評他們說數中以前所有的話而已。有時，社會主義者也承認他們以前所有的說數是過分的。因此，實在說來，我們不能把這批評作爲馬克思社會主義基本論調的修正案。

【修正主義與價值論】

其他受過修正主義領袖批評的馬克思學說，便是馬克思的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本氏說：『這兩種學說都是概略的和抽象的，與實際情形相去很遠。他的爭點是：只有想到社會經濟全部時我們才可以把剩餘價值看爲一種具體的事實。馬克思沒有把他關於階級問題的一章書寫完，而且在他論調中這階級問題是很重要的。假使這章書已寫完了，那麼，我們一定可以觀察到，勞動價值不過是一種訣竅和抽象的幻想，正像賦有着靈魂的哲學中原子一樣——這訣竅是爲馬克思偉大的手所應用的，會把資本主義經濟的機械論暴露和呈述出來的，而且這種暴露和呈述的方法，是從沒有過這樣有力，這樣合理，這樣清楚的。不過，這訣竅，在相當範圍之外，卻沒有什麼用處，所以這訣竅，對於馬克思一切信徒差不多都是有害的。』

還有，本氏又說：這論調很容易把人引入歧途中去。他說：『因爲這論調似乎可以把資本家剝奪工人的程度計算出來，——其實，價值論是不足以規定勞動生產分配的公平或不公平的，這和

原子論之不足以規定一個雕像之妍媸一樣。我們在一方面可以在富有剩餘價值的職業中，遇到佔領着優等地位的人和「勞動貴族者」，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可以在微薄的剩餘價值的職業中，遇到極低等的工人。工資勞動者，雖不能獲得他產品價值的全部，但這卻不能作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科學基礎的原因。恩格爾在哲學的貧苦的序言中說：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原因，並不是以此為基礎，卻是根據於我們天天所看見的資本生產方法必須潰崩的一種說數上的。」

本氏又說：馬克思的價值論，無論是錯誤或是真實的，都不足以證明剩餘價值的存在。因為剩餘價值乃是一種實際經驗中的事實，可以用經驗證明出來，所以剩餘價值的證明是用不着演繹法的。經驗證明着：在社會中，許多閒遊的人所享受的收入，按人數而論，比工人要大得多。這事實是用不着證明的。

【本氏的財富集中論】在討論到現代社會財產分配時，本氏的問題是：馬克思是否不錯的，因為他說資本生產是要引導到資本集中，企業集中和剝奪的增長的。他的答覆是在是非之間。因為倘使就趨向論，那這論調是不錯的，而且一切趨勢都是向這方向走去的。他說：「利潤的跌落乃

是事實，生產的過剩和危機的發生也是事實，資本不時的減少也是事實，工業資本的集中也是事實，剩餘價值的增長也是事實。」

但在他的分析中，馬克思卻把許多相反的趨向忽略過了。他沒有得到所有權集中的全部的統計，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分析卻叫我們知道最新和最大的資本集中——比如托辣斯——對於財富分配的影響的情形是和局外人所看到的不同的。

普通的托辣斯並不是少數人的所有物，卻是屬於數千股東的。不是個個股東夠得上資本家的稱呼，因為有時同一大資本家是可以作為一切公司中的平常的股東的。爲了這緣故，所以股東的人數以股份的平均數便飛漲了起來。倘使我們把英國從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八一年的收入分配的趨向分析一下，那麼我們便可以知道——如果英國的批評報是不错的——在一方面，人口數雖加了百分之三十，但在另一方面，那些得到一百五十鎊到一千鎊的家庭數卻增了二另百分之三十三另三分之一。

本氏在把這些從法國和德國得來的收入統計分析之後，便結束着：「我們不能說：現在社會

演進可以證明所有階級人數的減少，乃是相對的或絕對的，因為他們人數的增長，不但是相對，而且也是絕對的。」

【實際改革是不能夠阻止社會主義者之進行的】照修正主義者看來，中等階級的保留是不會阻止這運動而使牠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他說：「假使社會民主的活動和希望是全靠着財富的減少，那我們儘可以躺下睡覺。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因為社會主義的希望並不是靠社會財富的減少，卻是靠社會財富的增長。」

他又說：「現代社會主義，或社會運動既已超過許多迷信而生存了，那麼，牠必定也要超過所謂社會主義的將來是全靠財富集中或剩餘價值的消蝕的——這是少數資本巨獸所消蝕的——的一說而生存的。」

他更說：「無論社會的剩餘產品是爲一萬人所堆積，或壟斷去的，或者是由五十萬人慢慢地分取去的，在原則方面，這分別對於那些爲這情形所害的九百萬或一千萬家的家主卻是一樣的。他們對於平均分配或均分組織的奮鬥，不會爲這緣故而減少牠的合理或必需性。其實，數千奢侈

生活的特權者所消費的剩餘勞動，比五十萬或五十萬以上有錢的人所消費的剩餘勞動要少得多。」

【剩餘貨品的消費】 本氏第二步研究的是：剩餘產品究竟是歸那一派人消費的。他說：現代工業的特色是勞動生產能力的陡增。但這些財富卻到那裏去了呢？這些財產不是單往資產階級那裏去的。這階級雖多化了十倍商品，但牠所消費的和每年全國產品的總數比較起來，卻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因為我們應當知道資本工業的特色乃是大宗的生能產力。

我們也許進一步地說：這些貨品出口去了。但這卻不是一個答覆，因為其他資本國在收到貨品之後，所支付出去的，大概並不是現金，卻不過是其他商品而已。因此我們便應當在另一方面去找尋剩餘貨品的消費了。究竟這些剩餘貨品是歸誰消費的呢？其實，根據消費的過程講來，這些剩餘貨品是要到無產階級方面去的，或者是要歸其他階級佔領的。

本氏說：『一切危機和軍事等的不生產的費用，固然把許多剩餘貨品吞蝕了去，但這卻不過是剩餘產品之一小部份耳。倘使工人階級等待着，直到「資本」把中等階級從這世界趕出為

止，那麼，這怕是一件夜長夢多的事哩！因為資本在一方面雖然是可以褫奪這些階級的，但在另一方面，資本卻也可叫這些階級復活過來。因此，那消滅社會團體中寄生分子的事工，並不是在資本手中，卻是在工人階級自身的手中。」

【工業組合之參差】 本氏在討論財富分配之後，便轉想到工業集中問題上去。他指點了出來，就是大的工業，雖已到了很高的程度，但那些小的和中等的工業卻還是整千整萬的生存着。各種工業的大小極不相同，而且沒有一種階級是可以從這情形中消滅的。本氏在把英、德、法、美、瑞士各國情形檢閱了之後，便說：

『如果我們第一個事實是在許多工業部門中專門方法和各種商業是不絕地在改良和集中的——這種事實的重要是任何狂熱的反動者所不能否認的——那麼，在一切工業部門中間，無論小的或中等的事業都可以和大的工業並存，這也是一種事實，在工業中間，沒有一種事是按照一種可以應與於甲而又可以應用於乙丙等的模型而發展的。』

在工業中既是如此，那麼，在商業和農業中也便是這樣的了。其實，從所有物的大小說話，在農

業中間，這種停止的情形是很顯然的，這種退步是很直接的。本氏說：『歐洲西部和美國東部一樣，因為在那裏小的和中等的農業是在增長，而大的卻在減少着的；這情形是無可置疑的。而且這些中等的所有物是一定含有着資本主義的形式的。在這裏，企業集中並不像馬克思當時所看到的，人們常是在把土地併吞下去那樣的。反過來說，這裏的企業集中，卻是在強烈的耕種，勞動耕種的改革或高等牲口的培養等。』

【本氏對於工業危機的批評】本氏第四個問題是現有經濟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否像馬克思最初所相信的一樣，就是這制度是必要引導到許多危機上去的——這些危機的極點乃是世界普遍的劇變。

本氏在分析這問題時最初研究的，就是，社會主義為經濟危機的最普通的解釋，或消費力過低的結果，這論調很是普遍，但本氏卻指示了我們，就是無論馬克思或恩格爾，在他們以後的作品中，都不是以消費力過低為一切危機的主要原因。例如，恩氏在他反對杜林洛論文的第三章中雖承認着：在一般人身上過低消費力是一切危機的一種條件，但他卻斷言着：現在危機的存在以及

以前危機的缺少都不能以過低消費力爲解釋。恩氏在討論到一八七七年的危機時會說着：我們不用英國棉花的生產過剩，而用英國民衆的消費過低去解釋現在棉紗以及織物的停滯，這正是證明我們是要用事實去適應以前所抱定的論調的。他在注腳中說着：消費過低論起源於西思蒙第的作品。洛柏圖斯是從西思蒙第抄襲來的。一八七八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裏曾寫道：『假使說危機是因爲消費者沒有支付代價的能力而起來的，那真是一種『重語』。因爲在每一個危機之前必有着工資增長的時代。而且工人階級必在每年應當消費的產品中得到他們更大的收入的。』

不過在十年以前，就是在六十年代時，馬克思卻在資本論第二版裏更發表過他和這意見相反的論調。馬氏說：『貧苦和一般人有限制的消費力乃是一切社會危機的最後原因，因爲這種有限制的消費力是和資本家生產力的衝動相反對，雖在表面看來，只有社會消費的絕對的能量才可以限制資本家的生產力。』在這段話裏，馬氏注重的是一般人的過低消費力，以及這過低消費力和生產紊亂的關係。對於這馬氏以前的觀念，本氏是反對的。

【危機是否要把經濟引導到潰崩的途徑上去】此外，本氏又向馬克思的另一個論點挑戰了，因為按馬氏說來，經濟危機是要慢慢地激烈起來的；其最後的結果為制度全部的潰崩。他說：恩格爾的主張是：那些為防止危機重演而有的托辣斯和同業聯盟，是含蘊着將來更有力的危機的種子的。並且又說：在最激烈的世界的新的衝突和各種危機的慢性循環——其中也有短促和微薄的商業改良以及悠長和猶豫的蕭條情形的存在——之間，我們必要擇其一而從之。本氏在對付這意見時曾聲言過：

『那最激烈的世界的經濟衝突的徵兆是不能成立的。沒有人能說危機中的商業改良是不持久的。第三問題是比其他問題更為重要。雖則第三問題的一部已包含在第二問題裏面。所謂第二和第三問題就是：（一）世界市場之擴大——這是指在傳遞新聞和流通商業時間上特殊的減少說的——是否能增加解決紛亂的可能性？（二）歐洲各國財富的陡增期——這是指現代信用制度的伸縮性和工業聯合的發生說的——是否能限制局部和個人的反動勢力？或者說，歐洲各國財富的陡增，是否能使那些和以前一種的普通商業的危機，在相當期間內成為難能的

事？』

【信用，投機和危機】那些批評本氏的人，例如盧森堡等都說信用制度只能很蠻勇地加添投機和危機的速度，本氏說，盧氏在要證明她論點時，她所注重的，並不是信用制的建設功用，卻是信用制度的破壞功用。馬克思對於信用的混合性是感覺到的，因為他說，信用制度一方面雖是騙子，但一方面卻是先知。我們也許說投機是跟着資本主義一塊兒長大起來的，但這卻是不確的。因為投機的最兇猛的爆裂乃是在初期資本主義的時候發生，而且投機的『慶功節』大概是在幼稚的資本國家中舉行的。在工業領土中，最昌盛的投機事業，大概在新的生產部門中。在現代，倘使生產部門愈是陳舊，那麼投機勢力愈是微弱，除了時新品的製造之外。因為在陳舊的生產部門中市場的情形和運動是比較地更可以預料，而且更有把握。從這工業中心到那工業中心間的迅速的交通方法，各個製造者間的密切的關係，以及一切托辣斯的勢力，都可以修正危機的緊張性。因此，在一八九四年，因為世界危機沒有實現，所以恩格爾便發生了他的疑問，就是：這世界是否要遇見循環的新的範圍，而且他又向那些讀他書的人警告着，就是：我們不可以用抽象的推論，說這些

危機是一定要依照以前的方式去重演的。

本氏的結論是：『現在餘剩下來的情形，只有（一）在現代社會中，生產能力比較購買能力所規定着的實際的生產需求更爲偉大；（二）我們現在所有的能力雖可以應付我們的衣食住，但數百萬生命卻仍沒有充分的住所，衣服，和食品；（三）從這種不適當的情形，我們看到的是各種生產部門中生產過剩的不時的發現，而且有許多貨品是超過應用能力而產生的——例如現在的紡織廠是用不着這許多棉紗的——有許多貨品雖不是超過應用能力而產生，但牠們卻是在購買力之上的；（四）爲了這緣故，所以在雇用工人的一事上，便發生了極大的不整齊的情形，這情形把他們的境況引導到極不穩固的地步，並且使他們墮落到不堪言喻的依賴中去，此外，這情形又產生了工作的剩餘和工作的缺乏。而且這種剩餘和缺乏觸處皆是；（五）我們在對付這罪惡的最顯著的一部份——代表壟斷者之組合的那些聯盟，而且這種聯盟既反對工人而又反對社會——時所採用的方法。』

本氏說：托辣斯所以爲危險，並不是因爲牠們要產生更普遍的危機，卻因爲在牠們自身中間，

是可以發生新的和更可憐的工人階級的奴隸制度的。他的結論是：

『我們不能用少數好好地保存着的口號去解決這危機問題。我們只能研究：在現代經濟中什麼成分是可以產生這些危機，什麼成分是不會產生這危機罷了。倘使我要預先規定這些勢力中最後的關係，和這些勢力發展的情形，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那些不能預料和看得見的情形，不可以造成普通的危機。』——例如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就是這危機是隨時可以發生的。——那麼，我們便不能說：這種危機是爲着純粹的經濟原因而發生的了。局部和零星的蕭條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在現在的組織和世界市場的推廣，尤其是在食品生產的推廣之下，普遍的停滯是免不掉的。』

所以，在這裏，本氏對於以前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那種關於危機的過於簡單的論調，已得了直接的了解，同時，他又使馬克思和恩格爾原有的宣言達到了合理的結論。他因爲沒有看到普遍的危機乃是一切經濟能力中不可避免的結果，所以他在介紹合作社會時所提出的那種戰略，就和那些篤信激變論真理的人所主張的戰略不同了。雖然如此，但本氏卻沒有否認那種從政治情形中發生出來的崩潰的可能性。

【社會主義最初的政治和社會條件】本氏在討論到那些可以造成社會主義的工業和政治機關問題時，馬克思原有的觀念曾加以批評。他最初分析的，就是所謂資本社會已把工業從個人生產促進到社會生產，而且現在我們有了社會領有權和管理權的辦法的那種說數。因為在許多工業中間，雖已有集中的情形，但現在卻還有許許多多獨立的商業存在着。所以倘使我們要立刻使一切工業達到社會化的地步，並按照效率的原則而進行，那是不可能的。

他說，只要就一切較大的工業一看，那我們便可知道社會化的事工是很大很大的。本氏聲稱：倘使德國和各個國家只要把較大的工業接收過去（這是指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說的）那麼，在工商業中間，我們便遇到了一個十萬左右的營業機關和五六百萬的被雇者中間的關係的問題了。在農業中間我們的問題是二十萬的領土和五百多萬的工人的關係。本氏說：『政府或國會究竟要有多少判斷力，多少實際智識，多少管理才，纔能管理或統治這偉大的機體呢！』

【政權的奪取】本氏在把這第一個初期的條件，就是所謂工業社會化的成熟問題，討論了之後，他便去分析第二個條件了，這就是所謂無產階級的奪取政權。這是不錯的，如果我們把一切

沒有財產和不能夠從財產或特殊地位得到收入的人都計算在內，那麼大多數的人的確是無產階級。但是這團體卻是許多不同團體的混合物，而且職業、教育和社會地位的差別是不能發生偉大的互助精神的。所以工業的無產階級乃是少數。當本氏寫書時，於德國，在一千九百萬有收入的人中間，七百萬是工業的工資勞動者。至於農業工人，那麼，很少的農業工人是能夠超過他們臨時經濟情形的改良，而更有所希望的。本氏說：『對於大多數的農業工人，這農產社會化，不過是空言而已。在這時候，他們的理想是自己土地的獲得。』因此，在這時候，工人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希望並不是一件確實的事，卻不過一種假定而已。

本氏又說：社會主義者票數的增添，證明着人們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趣是在進步的，因為一切所投的票，並不是都是從社會主義者那裏來的。他的結論是：倘使社會主義者得勝了，那麼，我們雖能假定國家是立刻可以把一切製造的工作和產品的分配收爲己有，但國家卻不能把一切中等和鉅大的企業接收去。就是那些承上接下的地方，當局者對於這工作也無能爲力，至多他們不過能使那些產生和造成局部工作的營業社會化罷了。至於那些鉅大的製造業和商業，那社會只能

仍把牠們放在以前業主的手裏。假使他們要把這些營業完完全全地掠取過來，那麼，他們必要根據租借的條件，把這些營業交付在工人組合的手中。

【合作企業乃是社會主義的初期】本氏接着說：以前許多社會主義者都以爲生產合作乃是社會主義的初步，對於這一點他們相信得太過。他們太不相信於消費者的合作事業。但直到如今，這生產合作的歷史卻還是一種失敗的歷史，這是他聲明的。因爲生產者和販賣者之組合是極容易成爲獨享者，個人主義者，和強烈和利潤的掠奪者的。

還有，以前一切生產合作都是在管理的一事上破壞的。倘使我們要有一個富有效率的組織，倘使在這組織中，工人們可以選擇他們自己的職員，而且這些工人們又有着罷免職員的權，那是很難的。本氏說：『在每天每時中，他們必須通過許多無聊的議案，而且這些議案極易發生衝突。這是不可能的。因爲經理者一方面雖是他們的管理者，但同時他卻又是他們的被雇者，而且他的地位又要看他們的贊成和怪脾氣而定。』

但在另一方面（比如俾阿特立斯所說的），那和洛芝得爾合作運動一樣的消費合作社，卻

常是可以成爲更廣闊更概括的。英國的合作運動已成了經濟生活中一個很有能力的原因，在歐洲，消費合作是已發達得很快很快的了。

最大的問題乃是農業合作的發生，這合作的目的乃是在土地的合耕。在農民中間，商業賣買合作社雖已有了牠的成功，但這卻不是指合作生產而言。所以在這一點上，一切合作原則在還沒有得到牠們的勝利之前，我們還有着許多應當勝過的困難之處哩！

【民主與社會主義】在達到社會主義的一回事上，本氏所依賴的並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卻是民主主義的方法。在一切社會裏的民主勢力中，本氏給予工會以很顯著的地位。本氏說：『這種工會可以把資本的絕對主義毀壞，且又可以在工業管理中替工人們取得直接的勢力。——有許多社會主義者以爲工會不過是一種實驗功課，因爲工會證明的是，除了政治的革命行動之外，其餘的行動都沒有用處。其實，現有的工會——以及最近將來的工會——雖可以替一切職業成就許多極重要的社會事工，但這種職業卻不想工會是全能的，而且也不想工會和全能是一致的。』

衛布和其夫人俾阿特立斯以及其他英國作家們，都竭力地把這事實陳現在我們面前，就是工會並不單是暫時的團體，卻是民主政體中不可或免的樞關。本氏承認着這是衛氏夫婦等的勳勞。但這卻不是說工會應在民主政體之下成爲工業的壟斷者，因爲工會——這是生產全部的指歸，而且也是一切以前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不過是一個壟斷的生產組合而已。還有，因爲工會依賴的是牠的壟斷，或者說工會工作的對象是壟斷的緣故，所以工會是和社會主義以及民主政體相衝突的，無論工會內部的組織是什麼。

【普選和民主政體】本氏說，所謂民主政體者，就是沒有階級政府的意思，雖然民主政體還不能指一切階級的撲滅而言。他說：『民主政體的投票權，在名義上，是可以使一般人在社會中成爲合作者，而且他們名義上的合作也可以把他們引導到實際的合作上去。因爲工人階級的人們，無論在人數或教育方面，都沒有發達，所以他們的普選權不過選舉『屠殺者』的權而已。不過到工人的數目和教育都長進了，那麼，他們的普選權便成了一種利器，這種利器可以使人民的代表從主人的地位轉移到真的公僕的地位上去。』

他接着說：『德國的普選是可以作爲俾士麥暫時的工具的。但是，到末了，這普選卻利用了俾士麥——一八七八年，這普選居然使俾士麥把含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的武器煉成了。但同時普選卻也把這武器引導了到鈍拙和破裂的地步，到末了，人們便根據這普選把俾士麥打倒了——普選乃是暴裂革命的替代物。但普選卻不過是民主政體的一部份，雖然在相當時期中這一部份可以像磁石一樣地把鐵的各部份吸收過來。普選的進行雖然不能像我們希望的那樣迅速，但牠卻是在進行的。因此，倘使社會民主主義是爲促進普選的工作的，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地使民主政體論作爲牠的立場。』

【專政權的廢止】本氏說，在實際方面，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常是以此爲立場。雖然如此，但有許多社會主義的理論者卻曾採用過以前歐洲政治特權盛行時一般社會主義者所應用的字句，而且他們又以爲運動的進行並不是在乎我們對於運動的能力和運動的工作所具有的了解，卻是在乎這些字句。本氏說：『假使在各地地方，社會民主主義的代表們是已經切切實實地把他們自己安放在國會工作的戰場上，且又宣言說，他們是贊成人民的均等代表和直接法制了——這

一切都和專政權不相符合——那麼，我們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字句還有什麼意思呢？」他又說：『現在這字句已是陳舊的了。等到我們把專政權這個字的實際意義剝掉了，而附以薄弱的解釋，那麼，這字句纔能和真理相符合。社會民主主義實際活動全部的目的，是要造成相當的環境和條件，使現代社會在達到更高秩序時所有的改革得到牠的可能性和鞏固性。——階級專政乃是低等文化中的事。除了權宜性和實際性之外，專政權不過是一個歸先遺傳和政治復古主義罷了。』如果以爲這改革是要藉着那不知道現在法律的通過和執行方法爲何物的時代所用的機關而達到牠的目的，那我們是一定要有反動的。

【社會主義乃是自由主義合理的發展】末了，本氏相信着，社會主義者，在他們攻擊自由主義時，應當用緩和的方法。因爲社會主義乃是自由主義的合法的後裔。社會主義者當是竭力地在輔助政治自由的。因爲在社會主義看來，倘使我們要使政治自由達到穩固的地位，那我們必不能使政治自由只停止於經濟進步的成功。

社會主義者所用一切方法的目的，都是要發達和保障自由的人格，就是那種從表面上看來

是強逼的方法也是如此的，若是我們把社會主義者的方法過細地研究一下，那我們可以知道，這種方法在應用時所含有的強逼性，還是在牠所要造成的自由之下。因此，社會自由的總數便大大地增加了。

本氏說：「例如合法的最高限度的工作時間所規定的，乃是自由的最低限度。因此，在原則方面說來，我們不允許人們超過每日一定的工作時間去變賣他們的自由的那種禁令，是和一切自由主義者對於把自己賣入奴隸制度的那種反抗，立在同樣的地位的。」

其實，沒有一種自由思想不是包含在社會主義哲學的理想中的。現在我們可以把關於經濟的個人責任這個問題作爲一個例子。若是我們沒有責任，那我們便沒有自由。倘使我們不把那些能工作的人們的個人經濟責任假定着，那健全的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所謂個人責任之承認者，乃是我們希望他對於社會給他的貢獻能有所報答的意思。一般批評社會主義的人們都說：社會主義者對於責任問題不很注意。其實，有許多社會主義者都說，在新秩序之下的社會，對於一切人的職業都應完全擔保。因爲在社會主義之下，社會應比現在更竭力地設法，使各人都能按照他的

才能和趣味，得到和保持他的地位。

本氏說：『工作的權利——這就是說，在需要時，國家對於各人的職業，是應擔保的——在現在是難以有的，而且這又是不適合的，——在像現代文化國家和工業中心那樣龐大和複雜的機體中，絕對的工作乃是要引導到組織的瓦解的。』

【社會主義與自由】 社會主義不會創造任何新的束縛，各個人都應自由，而且，這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形而上的自由——對於社會一切義務的自由——卻是各人在行動和選擇中，對於經濟壓迫的自由。這種自由只能從組織中產生的。這樣，我們便可把社會主義者視為有組織的自由主義了。本氏說：『倘使有人過細地把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組織，和牠在需要組織時所用的方法，研究一下，那麼我們便可知道社會主義組織和封建組織不同的地方——在組織的外表牠們是一樣的——就是社會主義的組織是含有着自由主義，民主憲法，和寬柔性的。在產生政治人員時，若是民主主義不能超過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的限度，那麼，這民主政體必要建造在一個組織得很精密的自治政府上面，而且，政府對於行政中的一部份和國家成年的公民，都應具有相當的』

經濟和個人的責任。沒有一件事比勉強的統一，和過分的保障，以及過分的獎勵，更可以阻止政府健全的發展。」

本氏說，這是馬克思和蒲魯東不謀而合的一點，因為在他們的新社會秩序中——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民主組織——他們都是贊成分權和聯邦制度的。

本氏相信着：自由主義的發達可以造成從未曾有的和平的改革。他說：『封建制度——因為牠的一切組織和合作團體是太鬆懈的緣故——差不多在無論什麼地方，都要為暴動所破壞。在現代社會中，一切自由主義的組織是和封建制度的組織不同的，因為自由主義的組織是有伸縮性的，是可以改變，可以發展的。自由主義的組織是沒有破壞的需要的，反過來說，牠們是可以發達的，爲了這緣故，我們需要的乃是組織和強有力的行動，而不一定要有革命的專政權。』

【臨時工作】於是本氏便注意到社會民主主義以前的臨時工作上去了。（一）所謂臨時工作者便是農民計劃的規定，（二）鼓勵合作和地方領有權，（三）釐訂國外政策，（四）剷除現有階級參政權，（五）使社會運動從破爛的字句中解放出來，（六）決意按照現在的真理，成

爲民主社會主義改良派，這改良派乃是要藉着民主和經濟的改良，去達到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革的目的的。

【暴動與法制】末了，他向修正派警告着：倘使一種論調不能應許各時代的運動，注意到工人階級的實際利益上去，那麼，這種論調應被棄掉。

在馬克思的作品中，他發見了一種二元論，因爲馬氏的工作雖以科學的研究爲目的，但同時，他的工作卻又是爲着要證明在還沒有開始研究以前已經規定的論點而有的。因爲他說，在馬克思的說數中，是有着烏託邦主義的餘燼的。在馬克思的作品中，我們找不出對於合法和暴烈行動的結果的有統系的研究。普通說來，暴動方法比較地是更迅速，因爲暴動的目的乃是要剷除少數特殊階級人們所安放在社會演進的路上的那種障礙物。所以這種方法的能力乃是消極的。不過，在另一方面，法制的工作對於這點卻沒有這樣迅速。因爲法制的途徑乃是妥協的途徑。本氏說：『假使我們要創造一切可以持久的經濟組織，那麼法制可以給我們以更大的利益。換一句話說，法制對於積極的社會政治工作更是適合。』

他又說：『在平靖的法制的時候，智識是在情感之上的。在革命時，情感是在智識之上的。假使情感是一個不完全的響導者，那麼，智識便是一種遲鈍的動力。因為革命的毛病是過速的緣故，所以那天談立法的人的毛病便是遷延。因為法制乃是一種有統系的能力，所以革命便是一種初步的能力。倘使一個國家少數有資產的人的權利，不再為社會演進的嚴重的障礙，倘使一個國家政治行動的消極工作比積極工作更為緩和，那麼，武力革命的要求便成了無謂的字句。』

末了，本氏替那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思想者——他們的原則是以可靠的事實，而不是以遺傳的專斷為根基的——辯護着。

『除了戰鬪精神之外，現在運動更需要着聯絡和建設的思想者。在智識方面，他們是應當很高尚的，這樣，他們纔能把糟粕和麥子分別出來。他們思想的度量是應當很偉大的，這樣，他們纔能對於那種不是生長在自己園地中的植物予以相當的認可。他們並不是君王，卻是社會主義思想領土中熱心的共和主義者。』

【結論】

因此，本氏在許多地方，對於馬克思的說數曾提出過他的修正，雖然有許多的批評

是關於馬克思原則中未成熟的話，而不是關於馬克思原則中比較地更成熟的地方的。他對於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完全注重歷史的經濟原因這回事，曾加以批評。他主張着：因為剩餘價值乃是一種經濟的事實的緣故，所以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便是一種抽象的話了。他說，馬克思是錯誤的，因為馬氏主張中等階級是在減少下去，而工人生活是慢慢地在成爲更痛苦的。他說：在各種工業中，工業組織還沒有演進到統一的地步。在農業中，普通之所謂集中是不會有的。我們雖有着經濟的危機，但這些危機卻不能證明牠們是要走到馬氏所預言的那種世界劇變的路上去的，雖然，我們隨時可以有政治的改變。

本氏又把他的希望安放在民主主義的演進中，他以爲社會主義乃是自由主義原則的合理的實現，且又相信着：合作和工會運動的成功，乃是演進中的一種步驟。對於當代一般社會民主者很熱烈地工作着的計劃中，大多數的臨時的要求他是贊成的。他肯定着：有幾條臨時要求，大概是可以把許多社會主義者所看爲工業革命中必須有的先鋒的那種激變取消的。因此，他說，在耶爾計劃中的原則的宣言，和宣言以後的社會改良的要求中，是有着一種自相矛盾的地方。雖然如

此，但是本氏對於馬克思的批評，卻沒有妨礙他對於社會民主運動的協助。他的批評，不過使他相信：以前馬克思對於達到合作社會一事所提出的戰略是應改變的，這樣，這戰略纔可適合於情形的實在性。

許多本氏的爭點，雖曾很厲害地爲考茨基領導之下的馬克思主義者批評過，但他的爭點，對於社會運動，卻曾有過很深切的影響。這是我們應當承認的，就是許多歐戰以前的傑出的社會民主者，雖還是正式地宣着，他們對於馬克思公式是相信的，但他們卻曾不絕地爲社會改良的實際和平的方法活動過，因此，在原則方面，他們是似乎曾接受過修正派的說數的。

第二十一章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修正主義者的答覆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修正主義者的答覆】自從九十年代末葉本斯泰因的批評出版，一直到歐戰爆發爲止，在那些高標着修正主義觀點的人們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有着一種堂皇的戰事。在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中間，或在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之外，各種批評家都聯合本氏，而向馬克思哲學的某方面攻擊。其中包含的有巴刺諾斯基，約勒，孫巴脫，捷克斯拉夫第一任總統馬柴利克，拔特和奧柏海每。

在德國那主張馬克思觀點最有力的領袖，要算是考茨基了，此外如英國的海德曼，美國的狄印和盧比諾，以及其他許多的人，也羣起而爲馬克思辯護。雖然如此，但是考茨基和其他的人，在規定他們立場時，卻是很謹慎的，因爲那些盲從馬克思的人，並不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唯有那些能够在了解事實時應用馬克思方法的人，纔得被稱爲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和恩格爾對於時間問題的錯誤】他們承認着：『馬克思和恩格爾，在有許多分析中間，是不正確和錯誤的。這種分析，在預言社會演進方向的一事上，雖然是不錯，但在預料各國革命時間的一事上，卻是錯誤的。不錯，倘使我們要把一種危機的實在的年份清清楚楚地寫出來，那一定是一件未成熟的事，但我們卻不能否認，馬克思和恩格爾在一八四七年是的確在希望着一種德國的普遍和暴烈的革命的，而且這種革命和在一七八九年開始的那種法蘭西大暴動是相似的。但是到了這時候，他們卻不過有一種搖曳的暴動而已。這暴動不過把資產階級的全部恐嚇一下，使他逃避到政府翅膀之下就是了。到末了，政府便大大地鞏固了，迅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便空息了。』

在四十年之前，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恩格爾希望着，在德國是要有革命的，但是這革命卻沒有實現。在一九〇二年，考茨基聲言着：『馬克思和恩格爾能够把數十年中間的經濟演進的方
向規定起來，而且這規定是和事實極相符合的。但是在預言下一個月演進的速度和方式的時候就是這些研究的人也是十分錯誤的。』因為到末了，在規定社會的大事故時，地理上的特色，民族

的個性，隣居的合適與否，偉大人格的束縛和輔助，以及許多其他的事，都是有着牠們的勢力的。有許多是看不出的。就是這些原因中最可認識的原因，也是在不同的途徑上交相錯綜地活動着，所以，結果十分複雜，因為我們是不能根據以前時代來規定這結果的。

馬克思和恩格爾雖有錯誤，但是許多預言卻已經全部地或大部的應驗了。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價值論的答覆】馬克思主義者在修正派攻擊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一事上是曾經用各種方法去應付過的。考茨基在一九二四年討論勞動價值論時，曾說道：「勞動價值論可以使我們了解資本企業中的一切原則，這是其他論調所辦不到的。對於這點，我們已經證明了。因此，我們可以把勞動價值看作一種事實。」

他接着說：「雖然如此，但是到現在這不過是一種趨向。這論調雖然是實在的，但我們卻不能以為牠是可以信賴的，可以確實的計算的。只有物價是可以計算的，因為牠是暫時的現象。假使我們要規定各種商品的價值，或確定各種商品中勞動的分量，那麼，這種嘗試是一定要失敗的。」

許多經濟學家承認着，以為「限界效用」乃是一種比較地更妥善的價值論。這是考氏所贊

同的。但同時他說：『限界效用論者所說的主觀價值和李嘉圖或馬克思所說的價值是很不相同的。因為限界效用者的主觀價值乃是指個人和個人商品間的關係而言，反過來說，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價值卻是一種現象，這現象，在指定生產情形之下，可以應用到一切人的身上去，因為不問他們的主觀需要，主觀趨向，主觀環境是什麼，這現象卻已經存在了。因此，這兩種價值是不同的，除了名稱之外。就是這名稱也不能幫忙我們得到清楚的思想。』

他又說：『馬克思心目中所有的價值，是特殊生產情形的產品，所以這價值是只能夠反應到特殊生產情形上去的。只有在了解特殊生產情形時，我們纔可以把這價值作為出發點。但是，在另一方面，主觀價值卻是指個人和一切物品間的關係而言，不問這些物品是否從人工勞動中產生出來的。因此，主觀價值是絕對不能使我們了解指定的社會生產情形的。』

在另一方面，盧比諾卻曾為普通馬克思論調辯護過，他說：『一切研究社會主義的人都承認着：無論商品或勞役，是一概不能確實地按照社會勞動的分量而得到牠的交換的。就是馬克思的公式也不能夠把這一點證明出來，因為我們不能把任何一種商品中勞動的分量計算出來，假使我

們沒有懂得社會勞動的分量。

他又說：『不錯，我們可以根據一種商品在產生時所廢的時間，去計算勞動的分量，但是馬克思卻承認着：「精巧勞動是只能作爲強烈的簡單勞動算的，或是只能作爲加倍的簡單勞動算的。」因此，我們便不能用時間來計算價值了。客觀的計算或時間的計算卻沒有用處的。反過來說，我們卻應當用主觀的方法，去計算各種人工力的不同的價值。雖然如此，但是，倘使我們單單用主觀的計算，把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置之不顧，那我們還是不能夠證明一切商品，確是能夠按照勞動的分量而計算的，因爲這種計算勞動的機械方法是沒有用處的。』

盧比諾說：我們雖不能把這論調證明出來，但這卻一些兒也不會影響到社會主義運動上去的。照有許多批評家看來，馬克思所要求的乃是社會正義，但是他要求的正當與否，卻是從沒有看他不能把他的價值論證明出來而轉移的。他說：『我們要求着手工勞動者和思想勞動者，在於他們所創造出的東西上面，是應當有領有權的，這種要求，從社會的觀點上看來，是十分重要的，比較一切在證明這論調時所用的數理或形而上的方法，更是重要。』

盧氏又說：勞動價值論雖是不能證明的，但是，這論調，在一般人中間卻極易普遍，不管那些經濟學家曾加以批評過。他的結論是：無論那一種關於價值的論調，都是階級論調。他說：『因此，倘使我們要批評各種價值論，那是極容易的，但倘使要證明這許多論調中之任何一說，那卻是很難的。』

在另一方面，部狄印卻為勞動價值論辯護着，他的意見和那些批評勞動價值論的人們完全相反。他以為：在資本論第一卷裏面馬克思對於價值的解釋，和資本論第三卷裏面馬克思對於價值的解釋中間，是一點沒有衝突的，其實，價值原則乃是馬克思說數中最有力量 and 最重要的一部份。他以為馬克思的價值論雖不能把造成物價的情形證明出來，雖不能作為商品價格的指導，但是價值論卻不必證明這情形，其實，價值論是不能把這情形證明出來的。因此，他便引了那反對馬克思的第爾的話：『商品價格乃是一件具體的和可以計算的東西。從這價格我們便知道在得商品時我們所應當納付的貨物或金錢的多少。在另一方面，價值卻是一件抽象的東西。因為所謂商品價值，乃是指價格造成時所有的原則說的。』

【馬克思主義者與資本集中】 雖然如此，但是在歐戰以前，修正派和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最嚴重的衝突，既不在於馬氏對於歷史的哲學，也不在於他抽象的經濟論調，卻是在於他一切關於社會學的說數，這些說數是關於將來資本制度的發展和合作社會的改革的。

上面已經說過，照本斯泰因看來，領有權的集中和工業的統管的進行，是很遲緩，很不整齊的。爲了要證明這遲緩的進展的緣故，所以他便要我們注意到製造和分配中間許多小商業堅持的情形上去。馬克思主義者在答覆這種反論時，卻主張着：重要的並不是那些在奮鬥而繼續生存的。小商業的數目，卻是大小企業的生產數。假使我們從這方面來研究這問題，那我們便可以觀察出：資本集中是很清楚的。例如在美國，當一九〇九年的時候，那些具有着一百萬金元或一百萬金元以上的生產價值的大商業，按生產力而論，倒占了全國百分之四十三另八，雖然按商業的家數而論，只有百分之一另九。在五半以前，那些一百萬金元的商業的生產力不過是百分之三十八而已。在另一方面，當一九〇四年的時候，那些具有着二萬金元以下生產力的商業，卻有十四萬三千九百三十八家，在一九〇九年，卻有十八萬另三百三十七家。在一九〇四年，那些小商業的生產價值

只有百分之六另三。在一九〇九年，小商業的家數雖然加增了，但是，就財產價值而論，卻不過是百分之五另五而已。

從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七年，在這二十五年間，德國大商業陡增的情形是很清楚的，例如在一八八二年，大商業中間工人的數目爲百分之二十六另十九，在一九〇七年爲百分之四十五另五十一。還有，在這數年間，中等商業工人的百分數，從百分之十八另六十一，加增到百分之二十五另二。同時，小商業工人的百分數，卻從百分之六十五另二十，減少到百分之二十八另四十七。在農業方面，這種集中的情形的進行雖然比較地遲緩，但也在逐漸地進行着。如在美國，當一九〇〇年的時候，那些領有着五百畝的農家的數目，爲百分之四另四，但是就土地而論，卻占有了百分之二十三另五。過了十年，到一九一〇年，那領有着五百畝的農家的數目爲百分之六另二，就土地而論，爲百分之二十六另八〇。這種集中的速度也許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料的那樣迅速，但是集中的趨向卻是有着的。對於這一點，我們是不可否認的。

【股份公司與集中】我們還記得，按照本斯泰因的主張，以爲股份公司是和領有權以及財

富的集中相差很遠的，與其說股份公司是可使財富集中，那還不如說股份公司可以使財富普及的更爲確當。考茨基對於這一點，曾答覆過，說股份公司是會阻止大企業的進行的，他說：『反過來說，股份公司不但能使少數銀行和工業組合把生產力統管着，而且也能叫人們藉着股份公司使小企業變爲資本，這樣小企業便把人們引導到資本集中的途徑上去了。』

他接着說：『根據股份公司，就是那些貧苦者的貯蓄也要爲大資本家們所利用了去。這樣，大資本家們便可以利用貧苦者的貯蓄，來作爲他們大資本的一部份。這樣，大企業的集中便格外地增長了。』

狄狄對於這問題的出發點是有些不同的。照他看來：『馬克思對於資本制度的分析，和他對於資本制度演進時一切原則的歸納，乃是以競爭原則的絕對威權爲根基的。從此，馬氏便說，在資本發達的過程中，一個資本家是可以把另外十個資本家消滅掉的。這樣，一切財富便集中在那些一點點減少下去的少數人手裏，這樣，中等階級便被排擠出去，社會便只分成了兩個階級。』

假使我們把競爭限制了，那便怎樣呢？假使一切資本家們都決意不再事競爭，或者把競爭的

範圍以及競爭的密度限定了，使他們在分配利潤時不會發生傾軋而能互相親善，那又怎樣呢？

這種情形或者是可以阻止馬克思所預言的集中的。這就是股份公司運動發生以後的情形，因為股份公司主要目的，乃是在減少競爭的鋒利。股份公司組織的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要使股份公司得到充分的資本，使幾個不充分的資本聯合起來，成爲一支可以應付工業演進中新需求的資本，這樣股份公司纔可以生存下去。第二是要使那些具有充分資本的股份公司把牠們的大資本分作許多部份，到許多小的商業中去投資。根據第一個原因，公司便是那些爲競爭而被從經濟場中排擠出來的企業的努力了——至少，這是幾個人的努力。根據第二個原因，公司乃是限止將來競爭結果的一種努力。因爲牠是可以把競爭的危險和責任分配起來和限止着的（我們應當記得公司的要素就是責任的限制，）而且也可以使資本家和資本中間發生一種互相的保證。總之，這種新的運動是一定要把馬克思資本集中的信條修正的。

部氏說：『因此，我們並沒有否認馬克思對於資本制度的分析，因爲這種制度的展進——按馬氏說來這制度是要和資本主義一起生存的——既不會完全地消滅，更不會部份地消滅，即使

我們可以廢止和修正這制度的根本原則。』

【部狄印對於中等階級消滅的意見】 部氏在討論到馬克思關於中等階級消滅的預言時，曾說過，馬克思並沒有說中等階級是要完全消滅的，雖然有許多修正主義者曾經這樣地暗示我們過。其實，只有那指定的中等階級是要消滅的，這就是馬氏所說的中等階級。不錯，中等階級果真沒有消滅，但同時，本斯泰因在要證明出中等階級是在增加着時所輸入的統計，卻也是不確實的。因為這種統計所證明的，不過是本氏所說的，『中等階級收入』的團體數的增進罷了。第一，他所分的低等階級的收入，中等階級的收入，和上等階級的收入，是牽強的。這種分法，有着牠的危險，因為同是一筆款項，在不同的國家中，就有了不同的購買力，就是在同一國家中，因為時地不同的緣故，這款項也就有了不同的購買力。單就收入而論，我們是斷不能知道一個人的社會和經濟的地位的。所以我們的問題並不是他收入的多寡，卻是他收入的來源。假使我們把這問題研究一下，那我們便知道，有許多所謂中等階級的人，實在說來，是應當歸屬於另一個經濟團體中的，因為有一部份是大股份公司的受薪僱員，有一部份是從前的雇主階級——這些雇主們已經離開了資本

階級的行列，他們藉以爲生的是他們的智巧，不過，同時，他們卻又不承認他們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至於公司中的受薪工人，那是很多的，而且實在說來，他們確是無產階級和勞動者之一部份。

這批藉智巧以爲生的人，乃是一種新的中等階級，他們也不能作爲社會主義進程中一種實在的障礙。其實，因爲以團體而論，他們是不能發生出什麼社會和經濟的功用來的緣故，所以他們是很難以成爲一個社會階級的。以團體而論，這批藉智巧而度日的人，對於財產或產業權是瞧不起的，對於經濟獨立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因此，他們無論對傳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沒有什麼法律上的憎惡。

那些小的股票資本家也是不能像原有的資產階級那樣地反對社會主義的。這批小的股票資本家，雖然領有着股份，但他們卻是不會統管產業的。部氏說：『他們的經濟獨立是已經被劫奪去的了，他們在產業上的統制以及個人企業的機會也是已經被剝削掉的了，因此，他們除了安逸和收入以外，再不想去保留別的東西。如果他們是有理想的，那麼，他們的理想不過是要保存原有中產階級的理想罷了。按照他們辦事的方法，那他們是一定要得到穩固和效力的——最重要的

是他們對於社會化的需求。還有，因為他們是少數股東的緣故，自然，他們要把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全部視爲他們權利的保護者，這樣，他們纔可以不爲大資本家的專橫和貪慾所損傷。……這階級的理想和新中等階級的理想一樣，因為這階級的理想，乃是新舊理想的混合。不過在這種混亂情形之下，有一點卻是很清楚的，就是這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仇視並不是屬於原則的，卻不過是一種方便而已。……因為在數目方面，股份公司雖然把中等階級救了出來，但是在性質方面，中等階級卻爲股份公司所破壞了。換句話說，中等階級雖然從火裏救了出來，但同時卻又被推入水裏。所以，結果還是一樣的，就是馬克思心目中所有的中等階級因爲要阻止社會主義進行的緣故，所以是一定要滅亡的。」

還有，假使我們要得到專門智識的進步，那我們非有更多專門人才不可，這就是職業的中等階級發達的重要原因。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本斯泰因危機論的答覆】我們總還記得：本斯泰因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危機也曾非難過的。照他看來，這種危機是慢慢地在減輕着的。他說，因爲危機是從生產紛亂中

發生出來的，所以，在托辣斯和企業聯合發展之後，這危機便可以消滅，這是部狄印所承認的。但部氏卻又說，托辣斯果真可以防止危機的發生，但對於最重要的危機，托辣斯卻沒有防止的方法，因為危機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紛亂。勞動者一方面是勞力的賣主，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是產品的購買者；而且這產品是他自己勞力的結果，從這雙重地位，便產生了危機。從此，我們便有了剩餘，這剩餘是產品過剩的結果，是和所謂生產紛亂迥然不同的。因此，托辣斯和企業聯合是只能影響於危機的方式，是只能規定危機的久暫和緩急的。嚴重的危機雖然消滅了，但危機中所含着的那種劇變的意義，卻還是存在着，危機所產生出的痛苦卻還是不會少下去，資本制度的衝突卻還是不會減輕的，所以，實在的問題是那些產生出危機的一切經濟衝突，究竟有沒有失掉牠們嚴重的性質，這是一個關於資本制度適合性的問題。

部氏接着說：資本主義自從進入了帝國主義的冒險之後，確已得到了一種延壽的方法。但是帝國主義的計劃卻還是不能夠免除資本主義內部的衝突的。因為牠在造成新主題時所用的那種方法，正可以使新主題們在生產中成爲他們的競爭者。當我們在開拓殖民地時，這種開拓事業

對於本國實在是一種救濟，因為牠巴不得把牠的剩餘產品設法銷去。這種開拓事業不但能使本國得到剩餘產品的商場和生產的能力，而且也可以使本國走到鉅大海陸軍的建設上去，使許許多多工人們退出生產性的企業，在殖民地中間成爲義務的雇員，拚命的去建築鐵路，工廠，道路，等等，其實在有許多地方，這種建築是在實際需要之上的。總之，剩餘產品藉着了帝國主義，浪費，和戰爭的能力，雖會阻礙過商業，但是現在，卻已經得到了牠的銷路。從此，資本主義便又在進行了。

我們用這種方法，究竟能够維持資本主義到什麼時候爲止呢？這是很難說的。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倘使要社會革命成功，那資本主義是一定要根本推翻的。照他說來，倘使生產達到了不自由的地步，那就了了。他說：『在資本壟斷成了生產方法鎖鍊的時候——這種鎖鍊是從生產方法中造成的，而且也是和生產方法一塊兒滋長起來的——那資本家的私產便發出了他凶鐘的聲音。』換句話說，如果生產制度能使社會生產能力得到充分的開展，而不致爲社會生產的障礙物，那末，這種生產制度是能夠生存的。反過來說，假使生產制度成了生產的鎖鍊，那末，這種生產制度是一定要消滅的。部氏說：倘使生產制度單爲阻礙生產和消費產品而生存，那末，這種制度已成

了生產的鎖鍊。這種制度是不會生存下去的，無論牠的持續在純粹機械方面是可能或是不可能的。

【改良與革命】倘使資本主義在不知不覺中間達到了社會主義的地步，那末，這是許多改良方法制定的結果呢？還是革命的結果呢？階級仇視是慢慢地減少下去呢？還是慢慢地鋒利起來呢？革命是一件緩和的事呢？還是一件劇烈的事呢？

歐戰以前，修正主義派和馬克思主義派中間的意見所以分道揚鑣者，這是爲了這些問題的緣故。考茨基竭力地說，社會主義並不是許多改良方法的結果，卻是從革命中得來的，雖然部氏是以前者爲是的。進一步說，考氏的所謂革命，並不一定是暴動的，卻是一種改變，不過這種改變是可以把以前被壓迫過的階級安置在統治政府的地位罷了。

【考茨基對於暴動的意見】其實，考氏以爲暴動乃是一種沒有能力的戰具，是工人們所不應當應用的。反過來說，緩和的方法比較地卻更爲有用些。他說：最重要的是：常備軍所有的戰具，比較普通的戰具要厲害得多，所以普通人的抵抗是一定要失敗的。在另一方面，我們更應當知道，那

些從事革命的人，是可以採用更好的戰具來達到他們經濟、政治和道德的抵抗行爲的，這種戰具是十八世紀革命所沒有的。——其唯一例外爲歐戰以前的俄羅斯。在這些戰具中我們所有的是組織的自由，出版的自由，以及普選制度。

【民主政體與革命】 普選和政治上的民主精神是不能夠把革命廢止掉的。但在另一方面，民主政體卻的確可以免掉許多未成熟和絕無希望的革命嘗試，使這些革命運動成爲無聊的，因爲民主政體在各黨派和各階級的能力這個問題上是可以造出一種明晰的見解來的，是可以使工人們免掉不可能的嘗試的，是可以使統治階級讓步的。——其實，現在統治階級是不能不讓步的了。考茨基說：『演進的方向是不會因之而改變的，牠的進程卻一定要達到更穩固和更緩和的地步的。』

在比較地更有民主精神的國家和那些具有着自信力的人們中間，緩和的方法，比國會主義，罷工，宣傳等等，更可以引導我們達到勝利的地步。考氏又說：『無產階級儘可以單單用法律的手段來進行的，這是無產階級的政治情形。』因爲我們害怕的是資產階級，在感覺到他們最後的失

敗之後，是一定要設法使工人們暴動起來的，因他們非如此，不能造成反動。在過去歷史中，暴動已經再三地使勞動運動後退過。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改良的估計】 那些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雖然極想要證明革命是需要的，但他們卻沒有否認本斯泰因所提出的那些辦法中的改良的能力，例如工會，合作運動，勞動法制，以及許多公用物，歸爲國有的辦法，等等。考茨基說：『微細的改良或組織，對於無產階級的物質改良或智識改良是很重要的。不然，無產階級就一定要投降資本主義，在他們所害怕的痛苦中度日了。不過無產階級在國會中之所以應當活動，以及無產階級運動之所以應當進行者，不單是爲了要解脫他們的痛苦的緣故，而且也是爲了要便他們熟悉國家和地方政府以及一切鉅大的工商業的問題和方法的緣故。此外，這種活動更可以使無產階級達到智識成熟的地步，因爲萬一無產階級是要代替資產階級而成爲統治階級的，那牠非有智識不可……民主政體，對於無產階級的貢獻，即等於光和空氣對於生物的貢獻，若是沒有光和空氣，那生物便不能得到能力。』

雖然如此，但是考茨基和其他的人們卻都覺得，單單注重這些方法是不能夠得到社會進步

的真相的。此外，我們更應當知道對方發展的情形。因此，考氏警告那些樂觀的人說：『不錯，合作社是逐漸地在增長着，但是同時，資本的堆積比較合作社的增長卻更還速些。不錯，工會是逐漸地在發達着，但是同時，資本的集中以及鉅大的壟斷事業的組織，卻要比工會的發達快得多。不錯，社會主義的刊物是逐漸地在增進着，但是同時，那些沒有黨派和沒有特性的刊物，卻也在那裏生長着，使荼毒和軟化力慢慢地達到一般人的身上去。不錯，工資是逐漸地在增高着，但是工資的增高，遠不及利潤總數的激增那樣迅疾。不錯，國會中社會主義代表的數目是逐漸地在遞加着，但是這種制度的意義和效用卻一天天地在消失下去，這種消失的速度比較代表數目遞加的速度要大得多，而且同時，大多數國會中的人，例如政府也是在那裏慢慢地依賴到偉大的財力上去了。』

『資本的能力是和無產階級的能力一塊兒生長起來的。這種生長的結果，就是大戰和激戰。而且，這種戰爭，在無產階級還沒有得到勝利之前，是不能結束的。』這種戰爭的主動者，並不是那住在貧民窩裏的墮落的無產階級。因為勞動階級的解放，並不是從極壞的墮落中得來的，卻是從極大的能力中產生出來的。

【部狄印和盧比諾對於更大痛苦的意見】關於資本發達，馬克思曾有過一種說數，修正派對於這說數也會很嚴刻的批評過，這就是馬氏關於工人階級更大的痛苦的預言。我們已經見過修正派對於這說數是攻擊得很猛烈的。他們的，因為資本主義發達的緣故，工人們便慢慢地改良了。部狄印對於這論點的答覆實在是耐人尋味的。他說：『馬克思所得的，並不是工人階級貧苦的長進，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單就這一點便可以使我們肯定：馬氏並沒有說，工人階級更大的貧苦乃是資本主義演進中必須有的結果，雖然一切修正主義者都說着馬氏是主張工人階級更大的貧苦的。』從此我們便知道，爲了資本貯積的緣故，工人的生活是一定要漸次地壞起來的，無論他的工資是高的或是低的。貧苦和痛苦乃是兩項不同的東西。普通說來，貧苦是根據於一個人所得的工資或其他收入的多少而定的。但是痛苦情形並不是一件物質的東西，卻是一件心理的東西。

有錢的人的收入已經三腳二步地增加起來了，倘使和工人們比較，那工人們的痛苦真是大啊！馬克思說，在工人中間有着一種更可怕的可怕的墮落的情形。那與墮落情形俱來的便是享有權的不穩固。現在，工人們的位置是很不穩固的。這種事實使資本家得一種更大的權力，因爲，從此，資本家

便可以掌管自由工人的生命和自由了，這種權力就是農奴以上的藩主或家奴以上的奴主也不會享受過的。

還有，馬克思不但預言着，痛苦是要慢慢地加增起來的，而且又預言着，在資本制度的內部是要發生出一個有組織有訓練並又能爲着臨時的救濟以及最後的解放而奮鬥的工人階級來的。照馬氏的預測，工人階級的奮鬥已經使他們走進更美滿的工作狀況中去了。所以，現在的狀況並不是從單純的資本貯積的趨向中得來，因爲這趨向是已經被反對資本趨向和有組織的勞動階級的那樣奮鬥修正過了的。照馬氏看來，資本主義最後推翻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奮鬥。因爲在這種奮鬥中間，勞動階級便可以在經濟權和獨立方面不絕地進行着，從此，他們便可以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中得到更有責任的地位了。

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很設法去爲更大痛苦那個論調辯護的。因爲他們感覺得，照馬克思的意思，工人們不但在貧苦方面是要達到更惡劣的地步，就是在精神方面也是要走得更痛苦的路上去的。盧比諾說：究竟馬克思所說的是沒有修正過的資本主義的趨向而不是歷史的原則，

還是相對的貧苦而不是絕對的貧苦呢？這問題對於那些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人們是很重要的，但是對於社會主義的運動，卻是無關緊要的。他又說：『因為社會主義運動的緣故，那個更大痛苦的論調已經逐漸地消滅下去了，但社會主義運動卻還是存在着，這是一個重要而確切的事實。』

有許多批評家感覺得，資本主義自然可以把勞動狀況不絕地改良的，但盧比諾卻以為不然。他先把實在工資的趨向研究了，然後他便主張說：『對於工資勞動者的狀況，資本主義是一些兒也不能夠改良的。即使有改良，那改良也是從工人階級那種百折不回的奮鬥中得來的，但是這種奮鬥最清楚的表示卻是社會主義的運動。還有，在價格陡漲的勢力之下——這種陡漲只能使產業領有者得到利益——假如我們不用侵略式的勞動運動去糾正這趨向，那這趨向是一定要轉移到另一方向去的。』

考茨基和修正派一樣地反對着說：革命並不是一種陡然的政變。他說：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冒牌的布浪葵派（譯者註）——布氏乃十九世法蘭西社會主義者，他以為社會革命與奪取政權乃是實現共產主義之唯一妙法，生於一八〇五年，卒於一八八一年，）因為布浪葵派是要用改革來

把自己作爲專政者的。他以爲革命乃是歷史中的一種過程，是很容易造成數年的苦戰的。

【考茨基對於新秩序的描寫】 以前那些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們，都不肯根據於無產階級統治這個原則，來描寫未來的社會秩序，因爲照他們看來，這種描寫太近乎烏託邦了。但是考茨基卻冒了這個險，把革命以後——說得更確實些，是工人政府得到勢力以後的一二十年——無產國家的各種事業描寫了牠的大概。他把這些事業用簡單的方式敘述了出來。他相信着，這些事業乃是經濟需要中的自然產品。第一，無產政府要掃除那封建制度所留下來的一切遺物；第二，使每個人得到選舉權，使出版和集合得到牠們的自由；第三，使政教分離，並廢止承繼權；第四，在一切社會中間，建設起完全的自治來，使武力主義不能存在；第五，雖然把軍隊解散了，但是一般人卻得到了武裝；第六，把稅則根本改造，用遞增的所得稅和產業稅來應付政府的一切費用；第七，增添學校的數目，改良學校的制度，提高教員的薪水；第八，使一切孩子們得到均等的衣食和教育上的利益，雖然教育卻也應當適應於各種不同的智力。

【社會化的計劃】 不得已的怠惰是勞動家最大的咒詛，所以無產政府對於那些失業的人

們，是立刻應當予以注意的。第一，無產政府應當把一切私人的企業購買過來。因為無產階級的專政和資本生產制度的持續是不能兩立的。所以，我們應當把那些工人們所處理的工廠，礦坑等等的一部份賣給工人們，這樣，我們纔能够按照合作的原則來管理工廠等等。第二部份可以賣給消費合作社；第三部份可以賣給社會或國家。自然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乃是最大的買主。

照考茨基說來：『最容易作爲國有的那些工業，要算是運輸，鐵道，和輪船了，因為牠們原是接受國家的資助的。此外，還有那些產生原料和半熟貨品的機關，例如礦坑，森林，鐵廠，機器廠等等，也在這範圍之內，因為在這許多機關中間，大工業和托辣斯是極其發達的。還有，那爲個人消耗而製造原料和半熟貨品的機關以及小商業，是有着許多局部的特色的，所以，牠們是不能夠集中的。』在這些事上，地方政府和合作會社應當出來負責，把國家工業放在次要的地位上。不過，那些爲侵略而有的金錢資本以及土地，卻是應當作爲公有的。

【報酬與沒收】照考茨基看來，無產政府或者是可以給資本家和地主以相當的報酬的。最初，這種報酬的方法或者可以使資產階級得到許多利潤，但這種方法比較沒收要好得多。因為從

此以後，社會財產中的各種增長應當歸全社會所有。考氏說：『因為資本家的一切財產，都已經取了國家證券、地方證券和合作社證券的方式的緣故，所以我們便可以提高所得稅，財產稅和遺產稅的比例了，這比例在以前是不可能的。……現在，有許多財產是隱藏着的，但是，到那時，這種隱藏着的財產便要曝露出來。我們只須聲明一切證券是必須公開的。這樣，我們便可以知道各種財產和資本收入的實在的價值。到那時候，我們便可把稅率提高到最高限度，同時又可以免掉欺詐的可能性。就是遷移也是不能逃避課稅的，因為這稅銀乃是從那沒有付出去的利息中間取得來的。』

『直接向資本家沒收，是很有流弊的，因為這種沒收有把一切資本家無論其為大資本家或小資本家，無利於勞動的或有利於勞動的，一網打盡的危險。』還有根據課稅的沒收方法，照考氏說來：『是可以逐漸的手續來消滅資本家的財產的，而且這種手續，恰有和新秩序建設同樣的速度，這樣，人們便可以看出這種手續的有益的影響。這種方法可以使沒收的過程延長至數年之久，所以這種方法是只能在新時代中發生完全的效力的。……這種沒收並不是殘酷的卻是合適而無多大的痛苦的。總之，無產階級的勝利愈是緩和，愈是有組織，愈是文明，那麼，我們愈是應當緩

和上古式的沒收方法的。』

【考茨基對於刺激力的意見】 在革命之後，勝利的無產階級的偉大工作乃是怎樣可以使工業達到繼續不斷的地步？到那時候，無產階級所有的刺激力是什麼呢？考氏說：『自然，這刺激力既不是飢餓之鞭，更不是體力的強迫。如果有人以為在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我們是要建設一支監獄式的軍隊，來叫在上者把工作分配給每一個人的，那麼，這些人實在不知道無產階級政府是什麼一回事。到那時候，無產階級的人們要創造他們自己的法律，但是，他們對於自由的天性，比在那裏狂叫着說新國家是監獄式的那些卑鄙齷齪和一知半解的大學教授們，卻要強得多。』

他又說：勝利的無產階級，對於監獄式和軍營式的規則，是不會滿意的。進一層說：『無產階級是用不着這種規則的，因為牠可以用別的方法去叫勞動者工作的。』我們可以根據習慣來使一般人工作，這也是考氏的意見：『我相信着：倘使勞動失掉了牠操勞過甚和令人憎惡的性質，倘使我們把勞動的時間減少到相當的程度，那麼，單是習慣也就可以使大多數工人們在工廠和礦坑中按部就班地去工作了。』

其實，更有力的動機，要算是無產階級的紀律了。考氏說：『如果無產階級的團體承認勞動是應當繼續不斷地進行的，那麼，我們便可以確定全體的利益是很重要的，連一個人也不能離開他的工作。現在無產階級用了勢力來破壞生產。到那時候，這種勢力，在得到社會勞動的持續上，要成爲得力的工具。還有，現在的經濟組織愈是發達，那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的生產進程也愈是井井有條，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一點。』

我們應當知道，無產階級的紀律並不是軍隊中的紀律。因爲無產階級的紀律是含有自治性和民主性的，換句話說，這紀律乃是一種對於自己所選的領袖和大多數同志所決定的意思的服從。一個民主政府根本是應當根據於民主的原則，來組織一切生產機關的。只有如此，我們纔能維持社會的紀律。自然，各種工業的性質很是相同，而應當有各種方式的民主組織的。有的地方，工人們可以把代表選出來，造成一種像國會那樣的東西，以便改良勞動狀況和掌管勞動政府。有的地方，這管掌之權，自然可以放在工會的手中。有的地方，一切工業可以根據合作的原則來處理。

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應當逐漸地以勞動的吸引力爲根基。換句話說，我們應當把勞動作爲

一種娛樂，卻不應當把勞動作爲一種負擔。還有，因爲無產政府是已經發達的了，工作時間是已經減少的了，一切環境是已經更合乎衛生而更適宜的了，所以，勞動手續便也應當失掉牠令人憎惡的性質的。

【社會主義與貨幣】勞動是應當以工資來作爲代價的。有許多人以爲貨幣是應當廢止的。但是一直到現在，貨幣卻還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像現在生產手續那樣複雜的機體，雖然有着這許多勞動的部份，但還是可以用貨幣來得到產品的流通，把一切產品分配給社會各個人的。

【生產的增長】無產政府最重要工作中的一件，乃是生產的增長。這樣，牠纔可以滿足一般人對於牠偉大的要求。第一，我們應當把生產的總數集中在那些最完備的工廠中，使一切不及格的工廠停止工作；第二，我們應當利用最好的節省勞動的方法，以及一切附帶產品等等，這樣，生產便可以增長了。修正主義者對於那些相信工業是已經可以社會化的人，曾加以批評過。他們的理由是：在許多工業中間，私人工廠的數目是很大的，假使要把比較地小的工廠統統毀掉，那非有長時間的競爭不可。對於這種批評的答覆是：社會也許立刻把一切工廠劫奪過來，但是社會所要使

用的卻不過是那些設備得最完全的大工廠而已。例如德國的紡織工業，在二十萬家紡織工廠中間，那雇用二百以上的工人的只有八百家。倘使要國家去使用這八百家工廠，那並不是不可能的。

考茨基說：『在這裏，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無論是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或是我們隊伍中間的那些樂觀者，都是根據於社會周圍和社會所不能免掉的那些破壞事業的數目，來估計：究竟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不是已經達到了社會生產的地步？我們總是很高興地把現有小工業的鉅大的數目指示出來。但是我們應當知道，社會主義的成熟並不在於那些到現在還是存在着的小工業的數目，卻是在於那些已經存在着的大工業的數目。因為倘使沒有那些發達的大工業，那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如果大工業是已經充分地存在的了，那麼，社會主義的社會便可以很容易地使生產集中在一起，而把小工業放棄去了。』

在工資增長以後，生產是也要進步的。因為工資的增長可以解放現在許多寄生的勞動能力。現在，這些勞動能力，在他們的小舖子裏維持可憐的生活。這並不是因為我們需要這些舖子，卻是因為這些領有着舖子的人，不能在別的地方得到他們的麵包，或者因為他們不能用工資勞動來

獲得充分的麵包，而不得不尋找副業的緣故。

【考茨基對於社會主義下農業的意見】有許多現在爲中等階級所擔任的事，在勞動政府之下，是要爲合作會社和地方政府擔負去的。麵包，牛奶，和菜蔬的生產，以及房屋的建造，也是要落在合作會社和地方政府的手裏的。雖然如此，但我們卻不能希望：一切小的私人工業都是要消滅的。有許多農業，在最近期間怕還是要存在的。不錯，大農業和工資制度是要一塊兒跌下去，成爲國家，地方和合作社的事業的，有許多小農民自然是要進入工業或大農業中間，去得到他們相當的生活的，但是考氏卻說：『我們可以確定，有許多農民還是要和他們的家庭在一起的，還是要有一個助手或一個傭婦，——他們以助手或傭婦爲家庭中的一部份——還是要保持他們的小工業的……無產政府絕對沒有意思去收受這種小的事業。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是要去切奪農民和沒收他們的貨品的。一切小農民們都可以和以前一樣地做去，這比較地更是近似些。所以農民對於社會主義的制度是不用害怕的。』

考氏接着說：大概這些農業要從新制度得到很大的能力。現在武力主義是已經廢除的了，稅

率是已經減低的了。自治是已經發達的了，學校和道路是已經改良的了，抵押的擔負是已經輕鬆的了，所以工人們對於農產的需要也要增長了，社會也要去幫助農民獲得機器和肥料等物了，對於農民合作社的組織，社會也要加以策勵了。考氏說：『到那時候，私人工業要在社會工業的面前不絕地讓步着。社會工業要把工業改變過來，使工業根據合作社或地方合作發達起來，成爲一個大的社會工業。自從社會使用了那劫奪來的大工業之後，我們便可用同樣的勞動費來產生顯然更多的物品；勞動者在產生出一樣地多的東西之後，便可以得更多的空間——這在小工業中是不可能的。農民們看見了這種情形，更要把他們的所有物聯合起來，根據共同的原則，去處理這些所有物了。假使小工業在農業中還是有地位的，那麼，這因爲小工業能比大工業從勞動者身上抽出更多的勞動來的緣故。』

【小工業與社會主義】在買賣中間，那小工業是不會消滅的。不錯，在有許多部門中間，機器是不能够和手工勞動競爭，便是就成績方面而論，也是不及手工勞動的，但是小工業卻還是要像社會事業大水中的烏嶼一樣地存在着的。

考氏說：『在各方面，我們所看到的是最大的趨異性和改變的可能性。如果我們以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乃是一種一成不變的，簡單的，和刻板的機體，那是大錯而特錯，例如生產中的各種產業，（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家消費和國家生產，地方消費和地方生產，合作消費和合作生產，是可以跟私人消費和私人生產一塊兒存在着的），工業中的各種組織，官廳組織，工會，合作社，和個人事業勞動中的各種報酬（固定工資，時間工資，零工工資，機器和原料的分潤，以及強烈勞動的分潤）產品流通中的各種方法，（國家堆棧的買契，地方堆棧的買契，生產合作社的買契，生產者自己的買契等等。）總之，現在經濟機體中所有的一切東西，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也是可能的。只有現在競爭中的獵者和被獵者，奮鬥者和抵抗者，已消滅者和正在消滅者，是不會再有的，此外，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中間的對抗也不會再有的了。』

【社會主義下智識上的生產力】末了，考茨基討論的是社會主義下智識生產這個問題。普通教育制度和科學研究制度是需要着一筆鉅大的資本的，並且這些制度的性質按大體而論，是應當含有社會性的。因此，無產政府最低限度的貢獻，就是把教育制度整起來，使各個天才能够得

到社會教育制度範圍內的一切智識。這樣，科學家和教育家便可以從資產階級的橫霸中解放出來，因為這種橫霸實在是可以敗壞科學的。從此，那些在智識上下工夫的人們，便可以更爽快地吐氣揚眉了。

圖畫和彫刻是要個人來產生的，所以在二者中間，的確包含着許多私人的努力。但就是像針、針箍，毛刷，色板，墨，筆，那樣微小的東西，卻也是應當歸屬於社會化的生產的。這樣，公共建築的數目和美的程度便可以大大地增長了。考氏說：『到那時候，我們纔可以不把彫像和圖畫拿在藝術家所不知道和沒有目的的沒有人格的大市場中去，到那時候，藝術家和建築家纔可以像在雅典、伯里克里斯的藝術黃金時代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那樣，在一塊兒工作了，這樣，甲種藝術品便可以輔助和提高乙種藝術品的地位了。這樣，藝術工作對於社會便可以有一個指定的目的了。這樣，無論是藝術的產品，或是藝術的環境，或是藝術的出版，便都可不以偶然的機會而轉移了。』此外，我們更不必拿藝術產品來作爲商品買了。

工人階級空閒的時間既然增添，那麼智識方面的生產便也可以加多。考氏說：『這結論並不

是一種幻想，就是：工資要立刻加倍了，勞動的時間要立刻減少一半了，那種已經發達的工藝要得到更快的進步了。」

【自由組合與言論機關】現在，那第三種在智識上下工夫的人，例如著作家藝員等，都時在那裏很可憐地爲大資本事業所侵略着。這種侵略，在無產政府之下，是要停止的。有許多人說：假使我們把言論機關當作了國家的所有物，那麼，智識是一定要停止的。但是，社會主義者卻從沒有說過：這種言論機關是應當集中在國家的手裏的。其實，這種言論機關是應當歸地方管理的。考氏說：『單用這方法，我們就可以免掉一切事業的千篇一律的毛病，這樣，智識生浩就可以不爲中央權力所霸佔了。』

此外，我們更有着一種可以代替資本工業的東西，考氏說：『自由組合可以輔助藝術，科學以及社會生活，可以用各種方法去促進各方面的生產，可以直接擔任一切事實。這正像現在所有的，那些無數的組合一樣，因爲牠們也可以產生戲劇，印刷報紙，購買藝術品，出版著作物，和整備科學遠征隊。倘使物質生產的時間愈是減少，工資愈是加多，那麼，這種自由組合也愈是可以生存……』

這樣，我們纔可以脫離資本橫霸的鎖鍊而得到教育和研究科學的自由，纔可以脫離徹頭徹尾的，疲乏的體力勞動，而得到個人的自由，纔可以用自由組合來廢除社會智識生產中的資本制度——這是無產政府智識生產所趨向的途徑。」

考氏用了一句很動人的話來作他的結論，他說：『在這種情形底下，我們難道不能得到一種超過以前文化所創出來的最高尚的新的人類嗎？你要成爲一個監工者，這不是因爲你是一個例外的緣故，卻不過一件普通的事而已；更不是因爲你和你的同志們處在相對地位的緣故，卻不過是你的先進者的比較而已。一個高尚的人不應當在殘廢的小人中去找尋他的滿足，卻是應當在偉人中間去尋找他的偉大，在快樂人中間去尋找他的快樂。——他不應當爲了他可以踏在被壓迫者身上的緣故，所以他便覺得他是有能力的，其實，他所以覺得有能力者，是因爲有許多其他的人給了他一種達到最高事業的勇敢的緣故。這樣，能力和美的程度便可以提高了，便可以和最偉大以及最高尚的思想家的理想相符合了。』

【結論】 這樣，因爲本斯泰因批評了馬克思說數的緣故，所以那些替馬氏辯護的人們都承

認着：馬氏的一切論調確是不很完美，雖然他們提出了許多辯護的論點，他們更想把馬氏的論調促進到新的思想範圍中去。但是在一切問題上，他們的解釋卻是很分歧的。

大概說來，他們是替經濟史觀辯護的，雖然他們承認：本斯泰因所說人類關係的複雜性是難叫我們預料的一句話是不錯的。他們對於馬氏價值論的正當與否以及這論調在馬氏說數中的地位的意見極不一致。他們承認着，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者對於時間問題的意見錯誤的，雖然他們主張着：馬氏對於社會趨向的分析是準確的。他們承認着：在有許多工業中間，產業確是可以更快地達到集中的地步的。但同時他們卻又說在本氏論集中的一章裏面，有許多數字是無聊的。因為重要的並不是那些可以生存的小工業的數目，卻是大小工業生產數的比較。他們說：合作雖可以使那些小資產階級的人們成爲工業的股東，但同時合作卻又可以把偉大的能力放在合作事業中的少數人的手中。還有，合作又可以阻止競爭中的自由。當馬氏預言集中的時候他以爲自由競爭是要持續的，所以合作便非把馬氏對於集中的信條修正不可。

在近代社會中間，那些得到『中等階級收入』的人數雖然在增添着，但是『中等階級收入』

是不能使我們成爲馬氏所說的中等階級的人的。因爲那些爲人作嫁的工人們，還是在無產階級中生存着，雖然他們的工資已經提高了。因此本氏雖然用了許多話來證明中等階級是在增添着的，但是他所說的，卻完全不是一種證據。還有，新的中等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阻礙，和原有的小的雇主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阻礙是不同的。

在歐戰以前，有許多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雖還是主張着：在資本主義之下，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們的立足點，卻沒有像以前的人的立足點那樣鞏固了。因此，他們便說，社會革命嚴重的危機，並不是一定要在資本制度完全潰崩之後纔可以發生的。就是資本制度的『束縛』也可以產生社會革命。

照考茨基和其他對於馬克思主義具有着威權的人們看來，階級仇恨是在增長着，而不是在減少着的。但是他們所想像的革命，並不是以前那些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所預言的政變以後的暴烈的革命，卻不過是一種政治的改變而已，從此，工人階級便可以用投票和經濟活動來把政府的管理權從資本家的手中奪取過來了。他們主張着：社會改革是很好一件事，假使這是爲了要發

達工人階級的身體、智識和道德而有的，這是他們和修正主義者相同的一點。他們不相信，貧民窩裏的無產階級是可創造社會改革的，並且又不相信，工人階級的『貧苦』是在增長的，雖然有許多人主張着馬克思『更大貧困』的論調是應當用心理學來解釋的——其實，照心理學說來，這是不錯的。

末了，他們所想像的是未來的社會化的國家，照他們看來，這國家是那些支配政權和感覺到目的的工人階級的人們所造成的。在這上面，他們卻免除了武斷的毛病，因為他們看到，在勞動統治之下的新的社會秩序，並不是一種靜止的和單調的機體，卻是一個十分複雜，十分不同的機體，這機體是不絕地在適應那層出不窮的環境的。這樣，人格便可以發達了，侵略和壓迫便不會再發生了。

